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haracters are faint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but appear to be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several vertical columns, starting from the left edge and moving towards the center.

錢衍石先生云汪魚亭憲所選宋金元明四朝賦采擇精博所萃之集多人間未見者雍乾間汪氏振綺堂藏書甲於兩浙故能以此採擇未嚴板邊回祿僅存副幸詢以汪氏子孫並皆茫然不知尚在天涯否

右錄曝書瑣記一則衍石翁與余家仍世相愛著此書時竟不知已歸王氏此種海內孤本最難及全咸豐中兵燹流離幸未失墜殆有默焉呵護者安得數百全重錄之以廣其傳卷中殊誤之字原平均留空格未填非草石錄家專集莫能校補是亦一憾事也鴻朗題記

余弄此集有年矣今以贈子用表先物歸故主殆非偶然先緒元年三月廿有丁鴻朗識

宋賦一

徐鉉 蘇頌 楊傑 汪應時 孔文仲

孔武仲 宋庠 宋祁 錢惟演 晁公邁

邵雍 林希 呂大鈞 舒亶 王安石

沈初 江沂 范純仁 梅堯臣 王炎

陳造 李南仲 李觀 文同 汪莘

楊簡 朱黻 鄭剛中 劉子翬 李曾伯

樓异 朱熹 方岳 楊萬里 陳洙

程俱 米芾 薛紱 劉宰 吳儆

韓補 葉清臣 秋夔度 王孝友 夏侯嘉正

崔公度 周紫芝 釋覺範 劉歧 蘇過

錢衍石先生云汪魚亭憲所選宋金元明四朝賦采擇精博所奉  
 之集多人間未見者雍乾間汪氏振綺堂藏書甲於兩浙故能  
 以此採擇未藏板邊回祿僅存副幸詢之汪氏子孫並皆茫然  
 不知尚在天涯否

右錄曝書瑣記一則衍石翁與余家仍世相交著此書時竟不  
 知已歸王氏此種海內孤本最難及全咸豐中兵燹流離幸  
 未失墜殆有默存呵護者矣得於石翁重錄以廣其傳卷  
 中殊誤之字原平均留空格未填非草石錄家專集莫能  
 校補是亦一憾事也鴻朗題記

余弄此集有年矣今以贈子用表先物歸故主殆非  
 偶然光緒元年三月廿有丁鴻朗識

宋賦一

徐鉉 蘇頌 楊傑 汪應時 孔文仲

孔武仲 宋庠 宋祁 錢惟演 晁公邁

邵雍 林希 呂大鈞 舒亶 王安石

沈初 江沂 范純仁 梅堯臣 王炎

陳造 李南仲 李觀 文同 汪莘

楊簡 朱黻 鄭剛中 劉子翬 李曾伯

樓異 朱熹 方岳 楊萬里 陳洙

程俱 米芾 薛紱 劉宰 吳儆

韓補 葉清臣 狄遵度 王孝友 夏侯嘉正

崔公度 周紫芝 釋覺範 劉跋 蘇過

曾幼度

陳與義

程秘

高似孫

周惇頤

沈括

張栻

陸游

新月賦

王魯齋

宋徐鉉

五月五日繁陰乍晴倬彼新月麗於太清映玉繩而絢彩揜銀漢以騰精對鳩鵲西南之景步明光東北之楹歷歷遲漏悠悠我情雖萬古之不易感一年而始生乃有駮女癡男朱顏穉齒欣春臺之駘蕩登春臺之靡迤雜佩璫錯輕裾頰纒紛乎拜祝怡然燕喜人歲歲以潛換景年年而若此昔我當年胡云不然世路多故流光暗遷易壯心於大觀變玄髮於華顛顧一毛之無濟媿兩綬之徒懸况乎萬象虛明九門奧祕對宣室以方罷閱通宵而不寐憂心似醉既慷慨於君恩急景如馳更淒涼於往事想愬月以長歌遂抽毫而見意

頌德賦

惟先王之建國體皇極而垂制仰則觀於辰象俯則察於地義前星

為帝座之輔蒼震乃少陽之位非明德與茂親不足膺茲主器故萬  
邦以貞而本枝百世是必天錫嘉祉神輸百祥山河資其正氣日月  
分其融光膺期運以載誕配乾坤而永昌者也惟我儲后昭明峻德  
黃裳元吉沉潛剛克鉤深致遠曾莫挹其津涯問安視膳每或形於  
顏色在昔冲謙高追泰伯乃剖麟符保釐東宅受道師傅稽疑典冊  
化自誠心風行邦國乃擁千旌南徐之城左撫白吳前對敬亭京師  
河潤盛德日新其畏如夏其惠如春謝傳圍碁靜一方之沴氣條侯  
高卧息萬里之驚塵令問孔昭元功莫二人情不可以久鬱皇統不  
可以終避乃畏天命允茲儲貳鳴玉軼以徐來與春却而總至龍樓  
霧廓雞戟風生珍符疊委和氣交迎百度以之而式序多壘以之而  
載清史書有年衢傳頌聲豈人事之協贊信宗祊之降靈於是玄圃  
凝陰瑤山密雪宣猷之緹幕半下濛汜之曾冰乍結爰書慶誕之日  
始過嘉平之節麗正晨啓重明夙設調護之客娛侍之臣我冠燁燁  
佩玉璘玢咸稽首再拜獻多福於萬春有官坊之下吏乃捧觴而進  
稱曰自古聖賢率由輔導伊狗名與課實故成敗之異效粵若成王  
史佚周召左右前後惟仁與孝靡過不舉無善不告茲君臣之一體  
故風聲之克劬降及後世亦慎厥初實聘四老復延二疎咸由古道  
以佑皇儲若乃正和戾園有思臺博望之盛貞觀承乾有玄齡魏徵  
之重或有其禮而無人或有其人而不用何擇禍之忘輕信非賢而  
罔共英英副君鑒古知今百揆在乎手萬務經其心朝廷之所寄者  
重蒼生之所望者深既賞興王之諫亦訪百官之箴故曰生民在勤  
好問則裕不躬不親人將孰信一遊一豫樂有常度節八音以導其

和平調五味以適其喜怒情義兼於家國故知無不為愛敬及於君親故惟道是諭儉以足用而施舍不可行仁以接物而刑罰不可具冗官宜省而才不可遺疆事漸寧而備不可去居安思危觀災而懼上分一人之憂以成天下之務俾中外之禔福與宗祧而永固伊下臣之不佞蒙國士之殊遇實舍和而吐頌豈登高之能賦願降鑒於芻蕘庶效誠於塵霧

曆者天地之大紀賦

宋蘇頌

昔聖王建官司地因象知天推曆用明於大紀考星咸自於初躔合三體以為元成書最密舉二篇之定策脩數無愆古有善談載於前志因大初創曆之首述往聖知時之義莫不究極象數精窮天地有時以記夫啓閉有日以紀乎分至躔離弦望也於此而為正晦朔昏明也於此而攸示下可辨乎斗建上靡差於辰次惟君審璣衡之運所以緒正於元功使民知寒暑之未然後順修於時利况夫曆為一歲之本紀明太極之基推精禘之至妙豈深思之預知必也迎辰以策定畧於儀帝舜則羲和而分命顓頊則重黎而是司所以準厥二氣秉於四時聖有作也人皆度之制自清臺得舉正履端之要職由太史盡觀文察理之宜若乃辰集於房月窮於紀孟陬既協於月建

攝提亦隨乎杓指國將班正朔以為令王乃觀情性而順理章節元  
之書兮著於彼子丑寅之正兮見於此可以察發歛於未然定舒慘  
之所以推而生律子陽午陰而互分治以明時春作秋成而是擬且  
夫天之運也日與星而代進地之道也柔以剛而莫窮非乃聖無以  
探其蹟非立法無以舉其中我乃錯綜氣候稽參變通起建星而運  
算故積歲以成功考連珠合璧之辰得名尤遠應大呂黃鍾之統立  
道斯同用能鈎枝舊儀審觀新度成敗因之而遂紀氣節于焉而可  
步於以極陰陽之大端於以備六五之中數亦何異魯經比事舉二  
中以歲成義易窮神合五位而象布後王以是知曆象不可以審經  
紀不可以循或立元而謹其始或節事而授於民馮相則致乎日月  
保章則志夫星辰以定五十五數以通三百六旬所謂見道而知治  
何患以天而占人彼為刻漏以考中星但紀曉昏之度處璿璣而觀  
大運蓋明氣候之因猶未若測運動於二儀齊往來於七政建乃星  
紀先夫算命吾皇所以監古曆之尤疏頒新書而考正天人之際因  
以明焉乃知夫作者謂聖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以奇偶相正茲得中正為韻

宋楊傑

樸散太極形分兩儀天五得其中也地六從而合之數各有常法乾健而坤順位皆處正併陰偶於陽奇聖人述易幾微窮神高厚以謂地自二以至十天始一而終九數相協而遵行義故得而悠久凡十有一畢乎道其道皆然惟五與六合而中以中為偶大抵一闔一闢五柔五剛八與三而契會四暨七以更相亦皆助生成於品彙廣變化於無疆胡為數之五六獨合體於中央蓋夫共播星辰日有甲而辰有子協為聲律聲上官而律上黃以中中其不中以正正其不正上全真宰之化下遂羣靈之命氣降為味陶然覆載之間民受而生賦以中和之性是所謂象有滋滋有數窮則變變則通名教本堪輿之用交通為造化之功設在象甫合夫大中二氣始分類本從於三

兩五位相得獨無黨於初終後世商建五官周分六職經有五典士  
敦六德豈非取法於高卑然後鑒人之得失觀而為服可為色以為  
章叙以成疇故曰福而曰極定教若此至神在茲既可推以造曆又  
可準而揲著亦猶三五異位而同功孔子述卦爻之義一六共宗而  
在北揚雄明首贊之辭則知地數雜而不純天數純而不雜物理深  
蘊歲功周匝就五十有五之中五六謂之中合

荀揚大醇而小疵賦

周漢運否荀揚教傳雖曰醇之大者亦有疵之小焉皆命世以為文  
言非不粹與生知而較美道未能全嘗聞人異禽魚性鍾天地全而  
稟者曰聖哲偏而得者曰賢智聖無不通賢有未至是以周公尼父  
率精大道之醇荀况子雲未免纖瑕之累蜀國宗匠齊王老師雖抱

重器不逢盛時欲卷道以自處疾沒世而無知由是簡冊其蘊瓊瓌  
爾辭立大功於是矣未盡善者有之著書三十二篇義差而駁準易  
八十一首理或其醜至如論性之淵源談道之極摯或曰善惡一而  
混或曰義皆其偽以禮義為偽則堯舜之法歸乎詐以善惡相混  
則鯀禹之心何以異兩賢於道擇不精而語不詳三子之間得其一  
而失其二又如對臨武以問兵之術推子淵以希聖之徒遠罷特愚  
於鼂錯談經私美於童烏是所謂珠不無類瑕無掩瑜然無傷於大  
義實有累於名儒非倡道之子思將何以教美不臣之新室幾近於  
誣向使親承鄒魯之範模獲偶淵騫而論討然則善得以盡辨無不  
早教萬言皆造純精千百世以為至寶雜乎其雜當殊太史之書醇  
乎其醇可擬孟軻之道奈何智有失慮人無全能一則晦名於天祿

一則朽骨於蘭陵俱有琢雕之雜難全粹美之稱亦猶務涉獵者賈山醇儒不足悅紛華者子夏具體何曾噫苟也倡道於前楊也和之於後助詩書禮樂之化謹君臣父子之守斯文未喪大疵則否何韓愈氏重而過之蓋責賢人也厚

曆象賦

宋汪應時

昔在帝堯上玄契運欽若乾乾厭機斯朕於是仰觀冥漠俯合順承中才既同秩秩明明乃命羲和徵於曆象施厥攸行奠其所向於是大化降格盱眙睎無聲或應無臭或符羲和乃凜雪靈臺三月閒居拜手稽首對越而陳辭曰蓋聞混沌未分胚胚渾渾盤古莫造其幽原天皇莫測其妙門泰真曷剖二氣何根象運度分孰推奚陳居高聽卑臣願諦聞於是大化窈窕芴荒歛陰儻陽曠耳殷聰疑闕而張若有言曰爰有太易始素之凝瀕洞鴻濛無埒無形坎兮沓沓北兮冥冥淪網緼而溟滓習沕穆以彭宏極體闇而彌著玄機嬗以相乘翕若欲納倏復崢嶸或黃而芽或玄而萌或叙昆侖之會或流熠煜之晶合沖融而厚積散磅礴而輕清於是坤豁乾隆貞明離列罔

直蒙酋祛嘔未徹徒觀夫天之體也則莽莽茫茫奕奕洋洋悠悠蒼蒼倚圓蓋而西傾揭轂軸而左行遶乎百萬之程繚北極而回翔樞紐會乎羣帝閭闔開乎無旁沉洪鈞於太一媿蕃彙於東皇豐隆翼其雲從兮維軸奄其摧藏雷鬱律於均宮兮電礪碑於藩庭合化育乎橐籥播消息夫強陽肆權輿於衆有蹇劉獮於金衡戒黃人兮守日顧青女兮為霜詔招搖使服采兮夾玄冥以縱橫奉圓靈以獻功兮循五勝而會同雌雄代興而順至端倪呈露以低昂上漠漠其罔窮兮下滂濊其莫量原夫曜靈肇構則燁赫工鑪轉車先道燿然而頽黯然而顛炯咸池瀆虞淵浸濛汜浴甘泉六龍頓馭於扶桑之谷神鳥駭翼於若木之巔晃煥燦爛矐矐的皪追天健以積遲成歲功而周集於是望舒配德魄影虛恒鑣轡金樞匝地睽升裴迴織阿以後陽明世冥眴而無見若右旋而迅征惟播氣之生和次十二而有定胸肫獸警肫望持盈珥蚩委氣衍嗣垂精敷桂華棲顧兔歛羣芒開太素朝輝淪夜色布蓋昂昂以示謙亦蒸蒸而比素其星則乍隱乍彰英熒綽約嘒嘒爛爛照灼焯燦峙一極之常居紫宮煌於霄堦閣道絕而抵營辰次迢迢而不可度捩斗司時攜角枕參烏龍虛昂辰乎四垠順軌徵休闕蝕形愆凌歷合散變現紛紜石化而蝕肉隕而薰事劇則蚩旗動色時和則良策陵雲熙景曜之悠揚挾御瑞之輪困鑿治忽於幾微節氣候之深沉若乃水氣金精潛明大稷乘五月以發基肇一陰而符績英華宛轉其上浮經緯包舍而東極遠坤抵艮左界西流乘槎支石河鼓列鉤認山河於西戒辨分野乎中州倬彼昭回維天河漢秋達於霄地涵猶半二道合津尾箕斯判故任

貢者得以上稽而馮相者資焉縱觀於是乎庖羲拓制軒轅著謨爰  
命南黎靈憲是圖史區候景帝儀畫運調歷既成伶律隸籌起玄枵  
之歷歷竟營定之渠渠規觜騰之威威誕東井之餘餘白園彰而黑  
青應黃道正而闇輝除控櫓槍而不孛掩流火而為烏視中星以布  
政奠長生而恢摹保章孜孜以救弊推步斤斤而告猷乃俾爰譽繼  
統容成垂跡用錫爾唐悉其規護宣夜製存蓋渾兼作載二道之璣  
衡貫四遊之儀則經緯炳然環輪交錯立髀股於往粵闡神智於未  
學區躔度驗提陬標星紀歷降委鶉首奔析木周倚盈虛於氣朔該  
次舍而推求玉居門兮協构建歲成章兮諸福 王燭調兮百谷蕃  
於萬年兮穆天眷於是羲和凌兢徙靡佩服無渝誕依元化敬受人  
時

三階平則風雨時賦

宋孔文仲

圓極之運太階以平表聖神之德盛致風雨之時行位正六符炳光  
芒於常次氣流四序普散潤於羣生大儀之遠予其體高明列宿之  
繁予其文交錯君道修於下則瑞為之證人事失於此則變從而作  
偉一德之溫恭感三階之炳燦騰精於上獨太微紫微之居垂象於  
人應時雨時風之若燭燭華藻蒼蒼昊穹常輝乎太一之座密次乎  
文昌之宮則必天地協應陰陽大同沐之以膏雨撓之以祥風上燦  
高躔既色齊而光大俯呈休驗俾根著之滋豐靈臺齊政子知精稷  
之祥太史占天子測宿離之會上焉兩兩之恣正下焉元元之永賴  
盛澤鼓舞洪恩霧霈觀文察變仰魁斗之均明薄山流淵蘇物情而  
交泰豈不以天至邈也其監無私星至遠也其應不欺惟上階之成

象合元后之昌期或當乎卿大夫之列或主乎士庶人之卑率皆騰  
耀而有爛守常而莫移致此協氣播於大時薰子解愠之美沛若如  
膏之滋順軌而居展開德宣符之效以節而至無鳴條破塊之為斯  
蓋位焉不易其尊卑行焉不差其經緯使清微之 均被乎率土脈  
沐之澤昭蘓乎品彙化養無外涵濡罔既相比而列連炳煥於七星  
仰觀其符知協條於六氣誠由至仁之化也四表光被太平之治也  
兆民允懷藹休功於萬宇兆祥應於三階載於傳則微淒苦之矣出  
於記則無焱暴之乖驗斗覆而歲穰求端則正占畢明而夷貢取類  
其皆班固志之也曉然示人方叔陳之也勤於致主休皇德以上動  
煥台光而可覩符作肅作聖之事鮮極脩極無之苦又何必饗帝于  
郊始能節乎風雨

二山賦有序

宋 孔武仲

武仲嘗從清源正敏仲祠南嶽登福巖南臺寺既又泊舟九江望廬  
山浩乎有遺世獨往志而未能也乃作二山賦以寄之

衡之麓子幽幽衡之泉子斷流方歲晏子疑互慘風雲以悲愁忽青  
春之時至散沉陰以飄浮上玲瓏其 下青蔥其若抽谷鳥語子  
關關澗鹿鳴子呦呦使君來子此時歷巖徑子鳴騶奉尚方之寶炷  
擁北荒之輕裘會時雪之未應叩嚴祠以精求星斗煥子臨墀河漢  
沓子明樓佩婁瑤子振玉冠璫子鳴旒奉南帝與高真若交與子  
綢繆既畢子子逍遙蓋翱翔子林丘路虹霓之脊脅摘中天之斗牛  
松翳鬢子千幢竹樅樵子萬矛窺三生之晏坐尋魏閣之仙遊興徧  
祥而未盡遂秣馬而迴輶水悲鳴兮而惜客之去山迴環子而邀客

之留顧人事之不可遂徒愴怛而離憂公机隄予巴陵之車我出沒  
子重湖之舟望履於潯陽復登門於邗溝語款曲子有數迹浩蕩子  
無由公雖寓子天都心獨喜子南州謂古鄉亦無以異於傳舍閱世  
俗之人齷齪而拘囚慕遠公之蓮社營淵明之秫疇我亦久思子此  
邗奉先子之松楸願歸來子卜鄰偷歲月之優游挹明波於天地摻  
高袪於浮丘浩乎遠哉斯樂不可得而言也彼何高乎公侯衡山之  
往予今不遑再廬山之居子公其早謀

### 廟山賦

太儀垓北予孰闢其初東為滄海子南為江湖謂其有意於物邪胡  
為土斷壤絕不容駕馬與牽車謂其漠然無意邪胡為積石之中截  
然起為丘墟惟洞庭之汗漫子號巨浸於一隅指天為幕子視地為  
無上飛鳥而下行舟子濟未半而力無餘使無所栖息子其將困阨  
乎蛟魚乃有廟山子屹然以中峙洲渚四環子緒流水力憊者得  
休子見險者得止若備邊郡縣前臨不測之敵子猶幸有城郭之可  
恃夜安以眠子晝以起雖扶搖拔山子如蝨雀之過耳上青蒼子  
薄浮雲中安帖子旁無鄰收縮以為秋子浩渺以為春觀於此子可  
以知陰陽之屈伸山有民子居甚樂緝茅以為室編葦以為樂以獵  
為刈子以渙為獲夕與雞栖子旦與鳧作生長於是老死於是而已  
矣孰謂官府與城郭漢洗唐滌子吾獨全太古之淳朴視日出為朝  
子視月升為夜膚冰而後知臘子頽泚而後知夏無功可錄子無罪  
可赦與鼃鼃並遊子與蜉蝣俱化我欲留此子捐詩書視居居子行  
于于不飲酒而樂子不撞鐘而娛波濤以為琴瑟子風聽以為笙竽

賓虞舜子友軒轅傲賈生子卑屈原訪鳩夷子追魯連

田家坡賦

登岡以北望山石嶙嶙而青白非所謂西鍾者邪遊氣濛濛以薄天非馮夷之所宮者邪洪濤巨浪號北風者邪銀山玉城渺連空者邪余南歸而至此過鍾山之旁畔三江會而為一子浩連屬乎天漢渺不可以樣舟子凜驚肅其魂幹鳴而漿以橫絕子寄宿夕於南岸舟人相戒以不寐子聽城鼓而宵半孤山岌其當前子閃羣星之燦燦及還吾鄉甫涉旬日昔之川行今則陸矣昔之舟處今則屋矣欲輿而輿欲馬而馬入翱翔乎城邑出驅馳乎坳野險阻危厲化為夷平蛟龍無所用其威子江豚白鱉安得以縱橫行持一筇疲卧一石而酒飲一觥安得長此處子差優游以養生塗於人之所不涉子耘於人之所不耕顧謂僕者此何處也對曰是名田家坡去城十五里於時側日銜山松聲颼颼溪塘湛其微波子梅花落而飛浮方旋轉而返轡悵莫克以淹留因援筆而成文聊以識乎茲遊

四海以職來祭賦

上聖孝至諸侯職揚當一人之奉祭罄四海以來王肅爾駭奔各述修方之舊翼如顯相用嚴肆祀之常夫惟承祖宗積累之休處廉陛崇高之勢尊其親也既重倣廟大其禮也又當配帝化首正宇教流當世本至誠之恭愛可以感人極四海之欣歡入而助祭時也六服而內五侯至前同姓異姓子各奉玉帛大賓大客子迭承豆籩並來享以悅懌咸侍祠而吉蠲造此闕庭鏘八鸞於外屏盛其饌貢洽百禮於中天擇於大射則賓自得賢誓以常刑則臣無廢職辨其吉禮

之掌同厥歡心之得儼若將事欣然獻力分行通見君多振鷺之容  
承命勤修皆有和羹之德誠以報本反始者神聖之美教尊祖嚴父  
者朝家之上儀在盛王之顯若格縣宇以承之故爾各備上服並承  
約軼所以周廟陳常美羣公之肅肅湯孫致饗詠列辟之初初衆莫  
象於侯方尊孰尊於君者大邦小國子至自畿外美味和氣子實於  
堂下共承上化參德遜於前書各盡臣恭協裸將於大雅夫盡九州  
之力致五福之膺殊免爵於西漢異責茅於召陵以極精禋之意用  
全孝饗之能薦牡惟時推至誠而茂對執膳有序贊大事以靈承噫  
德教所加惠心益著外易俗於蠻貊下感心於黎庶矧乎茅土分寵  
親賢同慮幸丁萃享之時孰不驩虞而來助

德車結旌賦

宋 庠

君有至德時乘大車當偃車以無外乃結旌而有初奉駕陳儀采物  
雖資於備設鳴鸞示禮旂旒匪俟於垂舒順考前 鋪聞往說謂戎  
事以旣息貴君車之有結雍容撫軾蓋藏飾以尚純肅穆展鈴詎垂  
旒而就列蓋由抑乃盛飾昭夫令名雖冠品於輿服茂揚威於旂旌  
肅軫無諱方歛藏於旂厲馳輪有度靡赫奕於綏纓且夫禮有質文  
器隨用捨車號乎德則崇化於邦本旌結其表則示人於天下意自  
象見名非人假君軒弭節孰訝乎卷而懷之國乘制容益顯乎素為  
貴者是知車之用子充德以成大旌之飾子輔威而孔昭旣武怒之  
不作信軍容而外銷組轡啓行陋邦旌之子子錯衡導路殊風旆之  
摇摇若然則動有彛儀文無異色雖嚴駕以脩物終去華而表德故

使禮典攸重民瞻不忒皇皇整御始中括於采章韞韞肅容豈外揚  
於藻飾用能上載明德旁昭緝儀自駕言而戾止殊幅裂以藏之升  
降惟寅僅比非心之屋章明盡屏寧同止獵之綏大矣哉邦禮是崇  
帝儀資始實務<sup>德</sup>以垂教必收旌而昭理宜乎國容脩而兵器銷率由  
由茲而盡矣

王畿千里賦

宋 宋 祁

王有一統人無異歸中四方而正位畫千里以為畿總大衆之莫居  
式昭民極據方來而處要以重皇威二代而還維周有制肇庶績以  
圖大廓多方而為衛作我上國垂諸永世以謂地非中夏無以示天  
子之常尊土不一圻無以待諸侯之入計爾乃測圭於地考極於天  
風雨之所交者道里之必均焉郊野錯而迴合鄉遂亘而蟬聯溝封  
斯萬疆場且千差藉九畿定夫家於都鄙出車萬乘括賦入於原田  
是謂辨方且非期侈廓焉天府之國巍乎王者之里爵祿命賜之供  
億朝覲會同之底止不偪仄以取侮不夸 而 美侔江海之重潤  
乃據上游法日月之徑圍用張天紀且其蠻夷面內玉帛駭奔內則  
百官承式外則四國于蕃化之遠者禮益廣歸之衆者務愈繁必在

制廣輪於有截示極擊於羣元倍十子男大有由而御小任包旬稍  
卑不得以侔尊亦由天之高博物而無外地之厚廣生而咸賴使高  
而可度則寥廓何仰厚而易知則沉潛有害是用控天下以咸入極  
宸居而稱大詩美四方之是則理乃同歸史稱後世之無加事誠胥  
會美夫周原膺膺禹畫茫茫或處瘠為教或建瓴是防然皆按成事  
於神甸跡前謀於令王所以漢相論都首識金城之廣召公相宅前  
知墨食之祥洪惟我朝奄有方國託宏基於天地亘長藩於道德所  
以申畫邦畿是用守之無極

園丘賦

若夫天地之區既奧而腴王者所以作京焉神明之奧匪攻而築上  
帝所以定位焉我朝之擁歸運也譏函鎬保界之陋鄙周維淳潛之  
淵乃據梁之芒芒傾河之渾渾畫邦畿之千里於以宅天子之尊然  
後翼翼乾乾作邦孚先禘其祖之所自出遂有事乎昊天占國南之  
之七里得高丘之崛然自乾寓之初闢保坤靈而不遷藏偉兆於遐  
葉震元符於茲年此烈祖所以哀神之對神宗所以放物之蠲真考  
之所陟降正后之所周旋謁列聖以柔斝總萬靈而賓延翕降鑒之  
厚福焯巍巍而亡原則晉考卜乎委粟漢盱飾乎甘泉曾不得望我  
之末光絕炎沉並驅而齊肩哉敢問圓丘之狀也其如何矣廣矣大  
矣略可詳矣上崔巍以鬱律子外博敞而神麗邇朱鳥以高蟠子渠  
瑰魁而邪峙休氣回復乎其椒子榮泉滋滲子其址魍魅不若泯伏  
於其遠子神明肅然離衛乎其邇於是攘之辟之其蓄其翳脩之平  
之其炊其燬上三陔以積高外四門而䟽陞列道糊頰重營界紫無

縮板以作勞不藉爵而昭侈因天質之自然非人力之攸致萃子似  
高山之在周邦截焉若隆睢之亘汾澗及夫涓日肇祀於郊之官陶  
匏尚質金石有容璧奠緝以蒼蒼子昂歆雲而隆隆百神服食蔓衍  
乎坎間子有司守燎粢爛乎壇中穆穆天子相維辟公咸盛氣以彊  
力相升降子穹崇披大紫之招翠黃之雍雍合蕭薊於欽柴曳  
高煙乎璇穹塞天淵以隕祉奮光明以亡窮跋乎已事罔有不恭若  
乃自內出者無正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我率乎祖而推本正  
乎位而升配使禮動乎上則神饗樂交乎下而人喜畢九州以獻力  
罄一純以盡意君子曰觀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所以因天事天取  
至誠為貴則斯立也實國家集福之清場事神之寶時國聽之所徧  
厚靈心之所翔會駐魄寶於颺歛貢黃圖之方志彼草棲列仙之館  
像設堯王之廬豚蹄種祠之託鱗長九淵之居皆祠官之細祀族之  
餘尚落成者鼓吻而極歎乞靈者舐筆而爭書叛宣父以語怪溺  
丘明之好巫獨圓丘巋而遺美寧儒者怡儻而未之思歎遂作頌曰  
屹圓壇赫明大盤盤子君之升帝是饗華而安子禮無違福不回委  
委如山子聖總聖萬斯年長監觀子

右史院蒲桃賦有序

癸酉之仲夏予受詔脩書寓於右史院紉繹多暇裴回堂除有蒲桃  
一本吳蔓踈瘠垂實甚寡予且玩且嗜以為禁庭敞省戶凝切禁庭  
敞閑人不天推禽不棲啄與平原槁壤有間匪灌叢宿莽所干而條  
悴葉芸不為時珍何耶得非地以所宜為安根以屢徙為危封殖浸  
灌信美非願因為小賦代其臆對云

昔炎漢之遣使道西域而始通得蒲桃之異種偕首蓓以來東矜所  
從以至遠遂徧殖乎離宮去葱雪之寒鄉託峭函之福地並萬寶以  
均載歷千古而舒粹玩之可使蠲煩食之足以平志不由甘而取壞  
迺因少而獲貴鄙拙苞之輕佻賤蔗境之塵滓粵何人斯殖我于茲  
茲託深嚴之秘署切軫轄之文棟培孤莖以膏壤引柔蔓乎標枝泉  
石渠以蒙浸露金莖而泣滋布涼影於官月獵重葩於禁颺蔽周廬  
廬之岑寂隱肅唱而逶迤彼得地而逢辰宜欣欣以茂遂奚敷華而  
委質反慘慘而滋瘁之磊砢於當年讓紛華於此世是必野荻非曾  
掖之玩菲實異大官之味困枳橘之屢遷嘆匏瓜之徒繫亦猶鬱柳  
有性不顧栝樛之華海鳥取容非榮觴酒之饋胡不之巖際歸之  
壠陰上敷榮於樛木外結庇於緇林蒙煙沐霧跨野彌岑豐茸大德  
之谷棲息無機之禽保深根以庇本誠繁葉之披心窮天年以善育  
奚斤斧之可尋亂曰階藥街華堂萱華麗枝以萬年為名木以五衢  
稱瑞是皆託中消以進孰荷鈎盾之為地結賞心以自如非孤生之  
所冀

詆仙賦有序

予既守壽春覽郡圖得八公山故老爭言山上有車轍馬跡是淮南  
王上賓之遺耕者往往得金云丹砂所化可以療病因取班固書葛  
洪神仙二傳合而質之嗟乎人之好奇而不責實也尚矣而洪又非  
愚無知者猶憑浮證偽况鄙人委巷語耶作詆仙賦  
憫茲俗之解知子徇悠悠之妄陳常牽竒以合怪子欲矜己以自神  
操百世之實亡子唱千齡之偽存彼淮南之有將子固殊刺而殞身

緣內篇之正誕子眩南公之多聞謂八人者語王子歷創景而上賓  
餌玉七之神藥子託此謳乎霄晨王負驕以弗度子又見謫於列真  
雖長年之彌億子屏帟偃而念愆蹇斯事之吾欺子聊反復乎遺言  
號聖仙之靈稟子宜常監德而輔仁不足察王之倨貴子遽引內於  
天門已乃悟其非是子胡為賞罰之紛紜寧仙者之回惑子無以  
乎常人國為墟而嗣絕子載遺惡而不氓故里盛傳其遺金子證礎  
石之餘痕武安陰語而前死子更生偽鑄以贖論彼逞詐以因時子  
宜自警於斯文

憫獨賦

憫前人之抗志子雖有適而遂迷情我醒於皆醉子矜獨是於衆非  
吾固知高木不得林子孤音鮮與之偕特立廢於曹倨子一妍掩於  
萬虫舉吾黨以同寐子挈子其何之越家祝而訶冕子裸戶程而  
哂衣奮單辭以正誼子安足救輿談之參差發介瞭之精覽子何預  
群蒙之俚嬉屈自高以赴淵子夷已信而餓薇波潰流而無益子返  
蒙謹而被訾吾有道於此子請質古而瑩疑狂者以不狂為狂子  
飲泉流而後宜非聖者以聖為非子均獵藪而免譏挫爾方而殺廉  
子常偶欣而儷悲保獨行以中晦子庶明哲而為期

春雪賦有序

宋錢惟演

癸亥歲二月晦訖春季旦霰雪雜下平地二尺寒威於是凌厲陽和為之潛伏問諸農曰田有傷矣問諸圃曰果不實矣考諸史曰陰陽戾矣予守土者豈不以民為心因愴然而賦

春陽以中百昌俱作彼陰冷而忽興何飛霰之驟落始蒙蔽於陽烏遂潛藏於天幕水霰雜下溫寒相搏纒袞袞而紛糅更霏霏而交錯因方就圓填溪滿壑迷匹練於素鵬混高雲於皓鶴七盤頓失乎巖嶮二室僅存乎岷嶧我有爰田既鉏既耨我有條桑且楛且柔豈噉裂而是取顧沃若之待收惟此暴殄予心則憂亦有庶草羣木干芳萬菲粉落絮起珠傾玉碎建森纚之高牙垂陸離之長佩掩藩閫之鬱栖覆臺塘之畏壘病李殭於井幹芳蘭沉於林薈有卉夏夏有鳴

嚶嚶移薦草以無所戀危巢之欲傾顧澤中而罷釣之壘上而輟耕  
手足痺痲吾道不行吾乃詩歎麻衣歌悲黃兔園靡名於游客弁  
山逐休於王屬隔瑤水之來使汝驂人之行轂東郭歎不完之衣梁  
山作思歸之曲豈由漢之寃遂至衛民之哭已而違時令反天常  
氣雖淒而不烈風雖暴而不揚忽曜靈之委照佇消釋於輝光

暑賦

宋晁公邁

盛夏之月風緘土囊鬱

興陽亢滋驕鑠石流金草木焦然氣蒸

山冥客有過其主人而告之曰吁可畏哉暑也吾聞朝歌令質從魏  
公子浮瓜清泉沉李寒水嗟人壽之無幾須富貴其何時南皮之樂  
僕甚慕之試與主人觀乎嶠函伊闕東西二京平樂畢圭長楊上林  
高臺雖毀故基猶存苑多灌叢交蔭紛披渭濱維睢彌臯被隄風來  
鳴枝影為參差散於平中清清冷冷涼丘爽塏不煩不蒸則主人亦  
欲遊此邪試又倘佯四方彭蠡洞庭太湖松江龍淵金隄汨羅瀟湘  
瀕洞浩瀾周數千里蛟龍鬱怒水波涌起山谷震動草木盡靡觀者  
凜然立膽悸則主人亦欲遊此邪試又薄遊東陲四明會稽衡廬  
九疑玉霄赤城高唐峨眉大木千章崇巘百常含陰翳陽不見日光

深林杳冥六月飛霜則主人亦欲遊此邪主人笑曰佚者不視勞崇者不觀庠終身戚戚何時樂為今夫大農之屨櫛比鈎連穀草壯晝日出田攜畚荷鍤長後幼先此人適逢綫溜濫觴如驥赴泉齊魯之郊平原廣野黍稷盈疇百里一舍修途曼曼日赫如赭車殆人罷汗決牛馬舉首而望不見尺瓦此人思得一丘息肩稅駕止咸陽遊却却鄭衛溱洧五都之間迎夏之陽羣女條柔柔柯沃葉密不蔽日炎光下射膚澤沾溢此人登菅蒯之廬意猶自得從軍出戍奉車挾轂象弭百鈞甲冑三屬荷戈而趨足蹈平陸毒陽中體炎沙燂目此人幸得休徒止舍以為至足繩樞之子宅不盈畝外逼闌闔縱步無所行者接武如穴中鼠銜窠齟齬偏仄環堵中置錡釜煬竈之煙煩寃勃鬱衝牖襲戶此人困於煩囂不得動作一見天宇猶以為樂今吾偃仰一室息交謝客散髮弛帶蕭然終日客猶嗒呶不滿於色豈不過矣哉客無乃貪佚忘勞挾崇棄視我之居若絳窘不得馳我實不然自適其適以休以息其樂易給故自居此室而暑不我疾也且夫莫容清談相對危坐隱几吾心湛然清若止水屏囂塵其已除視紛華而不起尚何有於暑哉而當世之士惡寒附炎焦爛不止弗內省於厥躬徒歸咎於一氣亦甚矣客起而謝曰僕小人也實不及此

洛陽懷古賦有序

宋邵雍

洛陽之為都地居天地之中有終天之王氣在焉予家此治平歲會  
秋乘雨霽與殿院劉君玉登天宮寺三寶閣洛之風景因得周覽惜  
其百代興廢以來天子雖都之而多不得其久居也故有懷古之感  
以通諷諭君玉好賦以賦言

秋雨霽日色清景方出秋益明何幽懷之能快唯高閣之可憑天之  
空廓風之輕冷覽三川之形勝感千古之廢興乃眷西北物華之妍  
雲情物態一氣茫然擁樓閣以高下煥金碧之光鮮當地勢之拱處  
有王居之在焉惜乎天子居東都此邦若諸夏不會要於方來不號  
令於天下聲明文物不此而出道德仁義不此而化宮殿森列鞠而  
為茂草園囿基布荒而為平野鑿輿曾不到者三十餘年使人依然

而歎曰虛有都之名也噫夏王之治水也四海之內列壤唯九而居中者實曰豫州荆河之北此為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濱建國為萬而居中者實曰洛陽瀍澗之側此唯舊邦迄於今日二千年之有餘因興替之不定故靡常其厥居我所以作賦者閱古今變易之時興亡異同之迹追既失之君王存後來之家國也噫太昊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參用適宜伊六聖之經理實萬世之宗師我乃謂治民之道於是乎大盡矣逮夫五霸抗軌七雄駕威漢之興乘秦之敝曹之擅幸漢之衰始昂立而治終豆分而隳晉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畫畿或走齊而驛魏或道陳而經隋自元魏廓河南之士植六朝之風物李唐蟠關中之腹孕五代之亂離其間或道勝而得民或兵強而惜下或虎吞而龍噬或雞狂而犬詐或創業於艱難或守成於逸暇或覆餗而終焉或苞桑而振者故得陳其六事雖善惡不同其成敗一也其一曰大哉德之為大也能潤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化之於人化也者效之也自人而效我者也所以不嚴而治不為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行順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靈其帝者之所為乎其二曰至哉政之為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教之於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之者也所以有嚴而治有為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拔天下之疾苦遂天下之生靈其王者之所為乎其三曰壯哉力之為大也能教天下必先豐府庫峙倉箱銳鋒鏑峻金湯嚴法令於烈火肅兵刑於秋霜竦民聽於上下惴夷心於外荒其霸者之所為乎其四曰時若傷之於隨失之於寬始則廢事久則生姦既利不能勝害故狂得以疾賢是必薄其賦歛欲民不困

而民愈困省其刑罰欲民不殘而民愈殘所致之之道失其本矣其  
 五日時若任之以明專之以察始則烈烈終焉缺缺既上下以交虐  
 乃恩信之見奪是必峻其刑罰欲民不犯而民愈犯厚其賦斂欲國  
 不竭而國愈竭蓋致之之道失其末矣其六曰水旱為沴年歲豐虛  
 此天地之常理雖聖人不能無蓋有備而無患不得中者加以寬猛  
 失政重輕逸權不有水旱而民已困而况有水旱兵革焉所謂本末  
 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敗六焉此之謂也君天下者得不用聖帝  
 之典謨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殺不可辱民可近不可下上能撫如子  
 焉下必戴其后也仲尼所以陳革命則抑為人之匪君明遜國則杜  
 為人之不臣定禮樂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諸侯之亂倫刪  
 詩以揚文武之美序書以尊堯舜之仁贊大易以都括與六經而並  
 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教不可以民之教悖天之時必時教  
 之各備則居地而得宜是知地不可固有之也君上必欲上為帝事  
 道焉中為王事則請執人道焉下為霸事則請執地道焉三道之間則請執天  
 能舉其一千古之上猶反掌焉則是洛之興也又何計乎都與不都  
 也如欲用我吾從其中

佚道使民賦

宋林希

古者善政陶乎庶民上安行於佚道下無憚於勞身教思有原得樂趨於農役人知足養胥仰戴於君仁始也井天下之田比居民之域乃辟疆里乃營稼穡寒則思為之衣飢則顧為之食法既歸厚利茲各得蓋上執其道務優佚以便民衆樂其生率歡娛而竭力春使之作熙然悅從冬使之息慶其有終趨時也如鳥獸之至收成也如寇盜之空利而不庸自足王民之用厚而無困本茲帝力之功蠢惟有生不能自恤役之所以奉其已利之然後知其佚仰有以供其祭祀俯足以寧其家室教播其始化同幽俗之深壤擊而歌野有堯之賈俾爾晝出於整俾爾宵索其絢無力役以奪其節無賦歛以為之騷曾動作之敢息由醇醲之所陶驅於足用之原安而服業圖厥終

身之養樂以忘勞大抵強民者難使從利衆者久益慕及充其口腹之欲由竭其手足之故汝業既畢汝居既固為之一日之蜡怠心已忘優爾三時之農收功有素然則于其處皞皞其趨俾常產之各得顧閒民之舉無治貴優游農者願耕耘於野俗相廉遜老而不負戴於塗噫藏其用者其政神厚其本者其民愿化而不示其迹勞而不知其困斯道也養生送死無憾焉何有於怨

天下為一家賦

宋 呂大鈞

古之所謂天下為一家者盡日月所照以度地極舟車所至以畫疆以八荒之際為蕃衛以九州之限為垣牆列國則羣子之舍王畿則主人之堂凡民之賢而不可遠者皆我之父兄保傅愚而不可棄者皆我之幼稚獲臧理其財乃上所以養下之分責之事乃下所以事上之常渾渾然一尊百長以斟酌其教令萬卑千幼以奉承其紀綱貿遷有無而不知彼我之實損益上下而不辨公私之藏大矣哉外無異人旁無四鄰無寇賊可禦無閭里可親一人之生喜如似續之慶一人之死哀若功總之倫一人作非不可不愧亦我族之醜一人失所不可不可不閔亦吾家之貧尊賢下不肖則文教之義喜善矜則母鞠之仁朝覲會同則幼者之定省承稟巡守聘問則長者之教

督撫存嗚呼周德既衰斯道斯屈析為十二并為六七勢不相統亂  
從而出志祖考之訓則劫奪其屢盟之時輕骨肉之命則戰死於畢  
城之日曲防遏糴以幸其災縱謀用間以乘其失乖睽有甚於閔墻  
聞狼不離於同室迨至秦政以強自吞推所不愛以殘自昏斧斤親  
刃其九族塗炭自隳其一門興阡陌而廢井田則委貨財於盜賊之  
手置郡縣而罷封建則託婦子於羈旅之屯貧富不均幾臣僕其昆  
弟苟簡不肖皆土苴其子孫自漢以來終亦不復雖有王侯而不得  
輒預其政雖有守令而不得久安其祿譬之錦衣玉食縱無所用之  
子雕車良馬委不善馭之僕門庭雖存亦何足以統制閭門無法則  
何緣而雍睦豪強日橫而畧無鞭撻之制單弱日困而不識襁褓之  
鞠豈天理之固然實人謀之不足嘗聞之治亂有數廢興有主昔既  
有離則今必有合彼既可廢則我亦可舉惟盛德之難偶故曠時而  
未覩豈有待於吾君將一還於治古

舜琴歌南風賦

宋舒 賈

帝意雖遠琴音可通欲發揚於孝道遂歌詠於南風寓意五絃寫生成之至德託言萬物荷長養之元功粵其耕稼陶漁至為君聰明睿智積諸已日深致孝之念躬盡親之理以謂鞠養之德欲言之不足生育之愛欲報之何以緣情指物孰形孝子之思流咏在琴且載南風之旨時其比屋熙々巖廊靚深包我萬慮寫於一琴協天地以同趣按絲桐而播音作以叙情適在無為之日薰子入奏永言至孝之心蓋曰風之於物也有化養之恩覃親之於己也有劬勞之德博春物理之明甚假琴聲而遠託一彈而歡意以寫再鼓而羣心咸若按絃而奏聲參韶樂之淳寓象而言義並凱風之作懿夫琴求以意而不求乎形器帝樂在孝而非樂於絃歌感民之義豈並於北里思

親之志固深於蓼莪藏韻於心非止解一時之愠寄聲於政又將陶  
萬國之和自是正音暢而化洽幽遐協氣流而時消慈憫闔門聽之  
則翕爾和順朝廷聞之則歡然感厲風被乃俗功歸於帝又得夔工  
之奏同樂於民不煩鄒律之吹阜財於世 蓋淵默玩意優游面南  
歌孝風之遠暨託琴理以中含惜乎道與世相樂非德參操變而亡  
徒起後人之歎音調而理空聞前史之談夫豈知音者導樂理之淳  
淳達孝思之進進內將報德之因極外以格民之大順然則歌琴之  
意至矣哉莫如虞舜

首善自京師賦

宋 王安石

王化下究人文內崇繫京師首善之教自太學親民功闡承師論道  
道之基先繇較下廣成俗化民之誼甫暨寰中古之聖人君有天下  
治遠以近制衆於寡不用文何以修飾政教非設校何以崇明儒雅  
廼建左學率先諸夏在郊立制繫一人之本焉養士興仁形四方之  
風本仁祖義取材歛賢講制量於中土聲聲明於普天始於邦家用  
廣師儒之衆行乎鄉黨斯為庠序之先是何拳拳諸生疊疊先覺所  
傳者道德仁義所隸者詩書禮樂以言乎功則萬世用人以言乎化  
則八紘非邈其流及於三代率以明倫此理達於諸侯誰其廢學故  
曰校官者庶俗之原本京邑者羣方之表儀養原於上則庶俗流被  
設表於內則羣方景隨惟時於變繫上之為三王四代惟其師使人

知化兆姓黎民輯於下自我興基向若俗敗隄防朝隳統紀教化之  
官衰落禮義之官廢弛嚮風者無以勸於善肄業者不能官其始則  
撫封之主毀鄉校者有之承學之民在城闕者多矣必也啓胄子之  
秘宇據神邦之奧區憲先王而講道風下國以恢儒邑翼翼以宅中  
契人之詠士彬彬而蒙化參漢室之謨噫孝武逸王也而有興置  
之謀公孫具臣也而有將明之論矧睿明之主紹起俊乂之 並建  
宜乎隆儒館以視方來使元元之敦勸

周以宗強賦

宋沈初

古之建國制莫如周盛宗室而作庇強王室以承休治尚以文重恩  
親於同姓世縣其祚大形勢於諸侯自昔后稷開基公劉經始盛德  
物被豐功世美文武大其業成康繼其軌奚永永以能然蓋親親而  
得以任先宗子協圖夫輔之勳本固王家益植太平之趾天邑中奠  
侯外崇大邦小邦予我所錫壤伯父叔父予汝其懋功鞏國勢於宸  
盛粹民風於大同膺木德以當天王圖以永法轄星而建屏邦本其  
隆有袞服以華其躬有金輅以優其命寶玉分賜朕膳均慶所以等  
異諸臣恩先庶姓史稱乃德盛 過曆之期詩大其功茂著維城之  
詠豈無異姓與之翊昌豈無列辟與之贊襄推本而治尚親則強故  
蒼籙之興起始諸姬而阜康忠厚一時重本枝而相輔儀刑百世壯

卷  
基緒於重光至於魯衛之所分刑茅之所附衆列邦壤一寧國祚巋  
然磐石之安屹然寶鼎之措無煩兵革坐收禦侮之功不假山河自  
得為藩之固譬夫木之殖枝茂者根必大水之委源深者流必長繫  
爾列辟輔予一王秦豎寔微蓋削五侯之壞漢邦未善徒恢七國之  
疆盛哉本本之扶持承承之操術國五十子比如犬牙之制年七百  
子縣如瓜脍之實方今宗也盛而國也強跨基圖於周室

王道正則百川理賦

宋江沂

物格大順化由至公本一道以持正致百川而會通庶政修明端若  
承天之意衆流協應沛然行地之中嘗聞宰物之工提平在聖大而  
覆載者既輔相以德廣而融結者皆管攝以政故彼災祥繫乎邪正  
惟王有歸往之義蓋在為公而水存平準之稱遂皆得性何則明審  
刑罰持循紀綱亶聰明而作后一好惡以遵王執此之政子堅若金  
石行此之令子信如陰陽有猷有為屏邪心於黨附或源或委暢柔  
德於靈長由是溫洛效珍滎河薦祉若江漢焉莫不歸其潤若畎澮  
焉莫不循其理民自絕於昏墊物大蒙於豐美坦周人之砥道率履  
大中協夏后之神功救寧洛水豈非德之隆者高深遠近而必及道  
之公者徧覆包含而不偏博既通於化育幽遠達於淵泉上廣堯仁

有既陂之九澤下殊幽暴無皆震之三川况夫中和發於聖誠精稷  
交於神造萬物之類尚率育而總總五行之本宜分流而浩浩平康  
在治茲咸叙於彞倫脈絡交通遂安行於故道向若所持悖繆所向  
阿私或盛外家之寵或簡宗廟之儀害既矣時將殆而白馬沉而  
福益遠金隄塞而民已疲是以雅什貽譏益念沸騰之失漢臣建白  
重興涌溢之悲殊不知水之為功物資其澤以之浸潤也其功倍以  
之灌溉也其利百然而疏導則莫勝其勞壅塞則悉罹其厄惟王道  
公正而不頗自然順適

喜雪賦

宋范純仁

余謫守於山城子唯土瘠民窮加農事之莽鹵子仰雨之適中  
味豐凶之迭有子蓋天道猶張弓雖唐商之盛子亦難恃乎全功賴  
睿明之在上子常十雨而五風偶愆陽之微疹子候甫涉乎季冬既  
四聰之旁達子復親覽乎奏封詔禱祠於羣望子戒守牧以稠重邁  
成湯之憂民子軫淵衷而有忭宜小臣之承命子增惕懼而虔恭豈  
人子之失職子煩慈父而尸糞走名山以展祀子忘崖巖而谷穹致  
帝命之丁寧子爰震起乎蟄龍矧聖人之先天子固天心之所同降  
嘉雪於八紘子與和氣而並克唯駭德之昭格子方有變乎時雍寧  
止瑞於一朝子獲麥黍之芄芄民既富而後教子將神化之日隆當  
刑清而訟息子士得委蛇而自公嗟一人之餘慶子賚億兆以何豐

風異賦

有序

宋梅堯臣

庚辰歲三月丙子天大風壬午詔出郡縣繫獄死罪以下夫風者天地之氣也猶人之呼嗟喘吸豈常哉若應人事之變則余不知故賦其大略云

吾因迂勞過於郊憩亭舍日昃時羣輩外囂曰火來火來嗻呼噫嘻出屋遠望西北之陞亘天接地混混赫赫不見端倪逡巡則赤埃赭霧突盪奔馳陽精失色白晝如晦號空吼穴揚砂走塊衆心驚惶廣衢翳昧莫辨誰何執手相對其少頃也稍明故歸人未寧予相與而為隊順前者措足之不暇逆進者舉武而愈退睇山川子安陳趨城郭子安在所可視者五六步之內越翼日四方恬霧乾坤黯慘物色憔悴牛復馬還絕銜鼻草靡木折英寶墜禽鳥墮死泥滿喙几案傾

歌塵覆器民廬毀壞商車顛躓既而衆曰此何景也伺彼彼來子問  
遠邇之所自或曰起汝都播許鄭歷洛汭以及唐鄧漢隋之地稽厥  
時厥狀無 此土異未迨旬浹德音遐暨是知本聞之不偽聊綴辭  
也若此言變咎則非愚者之能議

乞巧賦

孟秋七日夕戶未扃余歸自外見家人之在庭列時花與美果祈織  
女而丁寧乞天孫之付與惡心手之鈍冥余既寢而弗顧又烏辨乎  
列星兒女前曰故事所傳餘千百齡何獨守拙迷猶未醒遂起坐而  
歎曰吾試語汝汝其各聽夫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而有形形而有  
生生而有靈愚愚慧慧自然之經賦已定矣今返妄營則何異高山  
之木子不能守枝葉之亭亭欲戕而為犧象子利塗飾乎丹青且復  
天巧與人巧將不同也天孫又安得此而輒私天之巧者總陰陽運  
四時懸日月星辰而不忒其璇璣鼓雷風雨雪而不失其施生萬物  
死萬物而物得其宜此天之所以任大巧而不虧人之巧者非他直  
心口手足也心巧於慮口巧於辭手巧於技足巧於 亦各有極不  
可強為故慮之巧不過多智謀使爾多謀多智則精鷲而魄離辭之  
巧不過多辨言使爾多言多辨則辭仁而行遺技之巧不過多能藝  
使爾多能多藝則藝成而跡卑馳之巧不過多履歷使爾多履多歷  
則速老而筋疲如是則吾焉用而乞之吾學聖人之仁義尚恐沒而  
無知肯乞世間之輕巧以汨吾道而奪吾之所持吾決守此而已矣  
爾勿吾疑

喜雨賦有序

宋王炎

丙申夏四月武昌監郡不雨越五月三日崇陽宰吳侯以誠禱雨遂  
優渥按春秋僖公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說者曰書  
不雨者閔雨也書雨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於民也今吳侯禱雨以  
誠不崇朝而雨隨之可謂有志於民矣作喜雨賦其詞曰

歲行於涪灘之辰斗建於寶沉之次環鄂渚之七縣值亢陽之為沴  
風自南而且霾日將北而如燬雲霓鬱而不興旱魃驕而孰禦策余  
馬於却牧喧龍骨之呶嘍澗池瀦其既竭陂堰支其斷流視衍沃而  
龜坼况高田之未耰苗已悴而丰槁懼西疇之不收幾張頤而待哺  
舉颯頰而增憂粵桃溪之令君念民命之惟穀茲土曠而農情惟擔  
石而無蓄繫告雜之多艱米翔踴而如玉儻既月而旱甚民必仆於

溝瀆講粵祀之故事虛心齋而竭誠謁梵王之蓮宮羞蘋蘩之潔清  
款仙伯之靈巖釋輿馬而草行陰曠曠而隨蓋颺悠悠而擁旌柱礎  
濕其有汗鐘鼓鞞其無聲紛舉手以加額曰雨兆其已形龜日歲儀  
肅我庭宇駕龍秋秋收屆收止雲將前驅兩師踵至越三日而為霖  
罄一同而均利稼芄芄而驟蘇澮汨汨而如注免為殍於凶年占菜  
場於樂歲沸輿頌而載塗歌令君之陰賜其歌曰霰粟于涵濡汚邪  
于滿車其釀于黍稻稷子可炊豈弟之澤民肥不懼我字我撫公  
留勿歸均此大惠公歸勿徐吳侯聞而哂之曰父老之言何美之溢  
也向也民憂而憂此吏責也今也民喜而喜吏不敢以為德也然旱  
而禱禱而雨如重負之獲釋也酌我醕醴旅我敬核合僚友而一笑  
吾敢忘夫帝力

夏日郊行賦

四月維夏先晦三日子王子散策於東皋之上爾汝老農問勞既畢  
遂曳履乎委巷之間反而息肩乎喬木之側喟然歎曰以吾流目之  
所見物化之亟如此哉麥穰穰而餅餌桑陰陰而繭絲麻旆旆而沒  
人秧芄芄而布畦螟解甲而效鳴鶯遷喬而載飛雀遶屋而孳尾烏  
俯巢而哺雛是孰幹其機緘至於日運而不齊也邪吾聞二氣嗟吸  
一瞬不留向之溫然者俄而為今日之夏今之燠然者又且為後日  
之秋所以使人慷慨增懷踴躍自激感歲月之遄邁畏功名之湮沒  
故志士之競時殆不容乎寢食如余之椎鈍遲魯則姑苟安而休息  
者也人方逐逐我獨徐徐人方役役我獨于于諒愚智之懸隔宜動  
靜之殊塗其在武水之曲有先人之敞廬一裘一葛日飯一盂非掃

軌以謝物且杜門而讀書付榮枯於自然庶順命而無違抑古人有  
言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是其獲我私者乎

聽雨賦

宋陳造

步前楹瞻列星間雨而愍晴雲河斜澹淡明悲暗於邑退坐風櫺憂  
而倦倦而寐寐而驚進新涼響微零下蒼隙喧中庭策策而丁丁琅  
琅而玲玲非琴非筑金撞而玉琤俄焉建之瓴盆之傾懸麻澍繩雜  
流泉之洶駭亂甲馬之虓轟喜躍蹶起呼兒晤聽時也燥枯煖焚自  
而秋東鷺西馳哀祈乞靈款龍湫叩神扁莫斯幣而刑牲者蓋無虛  
日今始聆乎此聲苗悴悴而將槁悵此願之莫憑脫如願也槁者已  
矣悴者庶其復榮今茲之雨雖云後而尚及事坐想夫南視北酉遠  
隴近平在谷滿谷在坑滿坑自今以始畎澮之淺深溪澗之縱橫涼  
潢子萬斛之傾輸鏡徹子千頃之泓渟映涼葉之朝翻涵嫩畦之夜  
青苞者攢槩秀者森芒子莫不引稚而抽萌樵爨歎吃者生意之頓

回奔驚躅踏者舞踊而經營洗襪子之昔憂歛春臺之共登且得以  
殺吾顏之駢瀨息勞慮之怛怛蓋去國積年者繫夢於鄉粉枵腹彌  
日者動啜於藜羹一旦陞皇挹父兄嘗稻梁飲侯鯖冀幸禱祠而  
不獲者不啻疇之詎此樂之易名而况匪輔胡車匪根冒莖凡吏之  
安否視戚休於下究其理民則重而吏輕今者里詠塗歌含舖擊壤  
之餘尚不釋然也夫豈其情燭既跋僕屢更我瓶斯卧爾歌載賡呢  
鄰雞之既鳴

### 後囚山賦

柳先生蛻迹中朝落身南州即囚山而命賦寫胸次之幽憂讀者哀  
之至今心為之悽况而聲為之悲啾房陵斗州窮巖絕隘裂石糜之  
一罅瞰千室而斯在層峰疊嶂自蜀而東亘二千里此焉未沫嘗憑

高而舒望取羣愁之一快拖頑蒼繚寒碧子了不究其所屆騰陵勃  
怒崩轟圍脊植則困縈則帶蠹子如郭銳子如鋌馳萬馬於曠莽翔  
羣龍於霏靄又似夫颶風之塵萬艘翻濤瀾於渤海天雲若可手擘  
而日月為之隔闕嗟余與子胡此焉仕案亦簿領庭亦卒史居無以  
泰吾心而遊無以投吾趾時則誦柳先生之賦而知其有以也夫其  
猿顛鳥仆窮號懾墮真狴犴之可駭也出不易入不可出幽僻塊  
處荒儉瘦民悍容而獐音日接乎前幾刻木之與對也嵐昏滂朝黯  
掩瞠晦僵人骨而酸鼻亭午未已仡仡者病壯者廢由漢暨唐王公  
貴人恃而罪劣可矜貸母此來之味也自我解裝歲律甫遷向行止  
之坎流今柙兇而鍼羶嗟若余子盤薄四年局不得歸欲語復茹反  
諸已而靡愆袖長賦而見投慨今昔而潛然痛亂山之見囚束寸步

而莫前年愁幽憤搗腸淪髓匪接摺而踣頓不繼檻而荷止何高高  
之不仁而使我又至於此也蓋嘗繹子辭究諸理子之所以惻愴而自  
悼我之所以感動而促感者君子有弗是也彼漢唐之逐臣例庸房  
之廢徙則亦干國之憲不容自己吾與子來其始誰使非以其窮途  
之絕援資身之無策博斗升以飽饑而進死如庸賈之走荒裔罷農  
之守堯堦曾不暇計去取於彼此也邪以吾校子又進退之異趨齒  
髮之懸殊環索吾中槁澗而空無彼子柳子趾劉躡呂豪韓與徒若  
韋中立吳武陵之桀然方且望塵躡影蔑齋其驅彼其一旦跼踏於  
嵌巖巖阻之幽深宜其號鳴悼喑不能一朝以居子之蠢愚質之朴  
踈才之卑迂萬非時須而遽乃顰頰悼中悄焉慘焉以賊和而傷生  
夫何為乎 歸計於蟾蜍第圓缺之六七付古今於俯仰聽寒暑之  
更迭雖浩劫之攸長尚激夫之漂疾吾方左 圖史深居簡出揖勝  
於南山對春色於九室一不假犢背之書超然乎繫維繫繫之表非  
三花老仙孰其委悉子以吾言為何如余子謝之曰沈憂滯適吾已  
失矣

### 惟安堂賦

子鮑子為己之學經世之資投刃成風儒先吏師作為新堂歸防暮  
遲惟安是名命陳子賦之陳子曰世有至愉逸在己而非物 有真  
富貴非金朱之謂蓋是心也以道寧以物矜寧之存矜之喪孰能名  
仕版而志漁樵之往還身官箴而思滄洲之浩蕩等聲利於桁楊睨  
蘧廬於霸王悅然乎進為悠悠乎去歸卷卷舒之無心豈出處之異  
岐翳鹿門之衰翁若方伯之予浼偕子耕而妻耨寧燠寒而飽饑曰

遺安之是計終長往而不悔彼陶翁之不屈為無食而暫出賦歸來  
而投簪徑反關而容膝審吾身之易安顧何賴於紳笏惟子鮑子超  
然高曠仁宅之為居子匪義塗吾無行玩名理以自怡子謹邊幅而  
為防鼓吹乎諷吟介冑乎其溫良因時顯晦偕道翱翔遂初可尋漚  
盟不寒固優追元亮之高躅懷寶不迷中外無澤又不屑龐翁之退  
藏雲脫岫以陰合水返壑而鏡清與屈子子衆皆醉如徐公子世無  
常夫何往而不安顧眷眷於斯堂惟歷聘而轍環曾仲尼之暖席當  
去齊而濡滯孟子庶幾於齊國矧火燠之肆虐仰嗣聖之盱食死徒  
蓋幾何人而焦勞莫乎生息行子學以撫時吾固知可以寧奔迸而  
植僵踣俾橫目之同安予喜氣亦形于玉色是謂推已以及物心泰  
而因噍與夫蘄吾之安而土苴一世者於道孰為失得耶子鮑子心

融首肯乃言惟服

羅浮賦

宋李南仲

羅浮二山東西相聯通句曲之洞號朱明之天連延大江之外崛起  
滄溟之壖乃百粵羣山之祖與南嶽而齊肩鐵橋鎖乎絕頂石樓峙  
乎半嶺登覽遐極眇睇芊緜爾其周迴五百七十二里森列四百三  
十三峰廻谿峻谷截葉崕峴藻石璀璨瀑水玲瓏山出玳瑁竹茂龍  
羣雀五色靈藥千叢寂寞子丹砂遺電爰棄子瑤臺隱空懸崖斗折  
徑路難通祥雲瑞霧晝夕朦朧時有岸憤羽服野人山翁忽去倏未  
不知其蹤謂長生而久視亦往往寓乎其中時有萬舶乘風不知西  
東瞻我峻極煙光蒙茸洞谷昏黑開乾闥坤怒風叫號轟騰四門徐  
而內隱隱若萬兵之屯呼吸號召鬼神湊奔徐而萬籟息朝霞暎日  
月晃耀氣象始温又或五夜蕭森樂池奏音彷彿仙籟彈絲擊金疑

有雲和之瑟空桑之琴青谷閉邃列仙下臨聚會靈族朋來盍簪列  
席環坐開廓冲襟踈楹廣庭寶除翠林海桃霞漿左右酬斟樂真言  
之恬淡 憫世網之浮沉悠然往來不繼以滯瞬息萬里鼓颺馭之  
駸駸變化倏忽孰能究尋其上則有惟金三品梗枏杞梓翡翠羽毛  
虎豹犀兕竹箭丹砂絺纈絲枲珍角糝桶元龜象齒石蜜山焦黃精  
白芷蛾眉龍骨桂香桐子先供賞以充庭何九州之敢擬真足以燦  
上國之文章增皇家之盛美矧夫當祝融之宅位贊真主以乘離雲  
行兩施產英孕奇其在國家有大禱祈驛使奔走帝誠肅祇投金龍  
與玉版指道路以交馳將事之夕明靈鑒斯乃至翔鸞舞鶴繞殿紫  
芝仙壇祭訖宣室受釐萬有景福允王保之帝子王孫慶流本支獻  
南山之壽歌天保之詩與夫他山真壁徒當乎四達之達聖飾別館  
止可事乎遊嬉於功業子何補於造化子何裨豈比增高福地薦美  
天基鞏固四極鎮安外夷巍巍隆隆無騫無虧宸毫秘軸文采歲蕤  
瑞牒顯著又奚論乎真區之遠而

麻姑山賦

宋李觀

巍乎高哉茲山之為異也吾不知夫幾百千里之廣但見土老而石  
頑頂天以直上驗地勢之所極固亦東南之藩者乎路蹊蟠鬱前  
後相失岡巒萃嶽左右馳突鳴泉百雷躍下雲窟喬杉萬矛舞破煙  
骨靈竒况忽變見出沒置耳目之觀聽曾不究夫萬一其間則有名  
天之洞禮神之堂高臺層瑤吸日月之光繚垣築粉孕芝蘭之香偏  
門曲廊入迷其方斜軒亂窓或明而涼况乎御龍膏之酒倚雲和之  
瑟一飲一石一醉千日安知億萬人塵衣飛蚤虱其或黯然而霧飄  
然而雨跬步之內則矇無所夜長漫漫山空水寒鶴羣戲風舞羽  
珊珊老猿抱子吟聲欲乾怪物參差松柯水湄或步或馳或嘯而悲  
仙乎鬼乎千態萬狀而使人心疑別有澗石之迤邐園潭之無底是

曰蛟龍之所止嬾而為旱怒而為水嗟我力耕之民輟衣食之資而為禱祠之費巖岫冥冥古無人行百獸飢死虎狼夜鳴是何假上真之名而神姦之所憑也悲夫以地之奇以物之靈而逋客之經營全形養氣未朮茹菁未嘗有笳蕭之聲鸞鳳之迎謝人品而凌太清者徒見山寒子青青水秋子泠泠雲路咫尺而不能以升豈非仙可得而不可求道可悟而不可學彼其狡稼穡之功遺室家之樂越天常而慕冥漠宜乎白首於丹竈之下幽死而無所托也

### 長江賦

臣聞養萬物者惟地之大水居其上則地不能載以蓄以斷以掘深或無底遠或幾千萬里則江之為水臣不得而計之矣蜀焉我頂吳焉我腹淮我之腋海我之足朝谿暮谷刮骨磨肉委之填之而莫飽其欲萬山崔崔將裹將束如兒童之見奔馬縮頭斂手避路而躑躅時清氣和無濤無波千丈一席可眠可歌變動頃刻四天怒色凶煙暴雲對面漆黑誰為風師誰為伯不軌不法無別無識風子何聲水子何形前雷後霆冰堆雪層操舟之老尚不能自保况乃遠而行客孰不椎心而歎息出如登山入如沉泉退無所止進不得前龍螭蛇龜固執生殺之權鯨鱓蟹瑣瑣猶或賈勇而爭先嗟乎生之難成之難父母君師之所愛而託命於其間幸而免者蓋有之矣不幸而死者何可勝紀魚腹未消鴈聲相繼豈非利欲之牽人而危亡之不避揚荆巴蜀交廣甌閩地有常產物有常珍衣者食者器者玩者歌童舞女詭異妖冶官所不取則掠之私舍孰賢孰才貪哉鄙哉重裝疊載踰江越淮然則視長鯨之怒東海不啻如蟻螻之浮杯嗚呼

山川之阻土地之富天下有道則王之外府天下無道則姦雄所處  
蓋足於財用而利於守禦故周之衰也有吳有楚漢之亂也曰策曰  
權琅琊因之以建大號劉裕得之以入中原道成蕭 迄於霸先自  
取自守人誰敢言赤壁之敗曹操壽春之走苻堅雖曆數之有在亦  
事勢之使然及夫孫皓之虐叔寶之昏而後能滅焉勞乎哉經幾代  
而幾年臣聞周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陰陽有消長日月有  
蔽虧在乎備之得所則禍何能為伏惟國家重西北而輕東南臣何  
以知之彼之官也特舉此之官也累資歛於此則莫知其竭輸於彼  
則惟恐不支官以資則庸人並進歛之竭則民業多隳為貪為暴為  
寒為飢如是而不為盜賊臣不知其所歸夏內也為腹心夷狄外也  
為手足輕重之理豈神明之所不燭秦脩胡而陳勝起事唐戍蠻而  
龐勛肆毒觀其土崩之由誠可為之痛哭古者有采詩之官惟賦亦  
古詩之流賤臣不獲言於朝敢賦心之憂愁安得為太平之草木蒙  
雨露子千秋

石姥賦

宋文同

上蒼峯之飛泉子披蒼蘂之榛莽斲僂執而膺喘子窮其巔於絕岨  
爰有石而跂跂子旁無他而相伍色黧黝而骨勁劣子具支節而帶  
文縷其遠睨之若人子迫猶疑其蹲虎里俗神而甚恭子號相尊其  
曰姥謂遽亟而丐既子緣其求而下予忽旱陽赫而上蒸子飛光流  
而燎土燁多稼以巨甌子烹羣命於碩黼走羣靈而莫吝子後率歸  
而此愬後稚耄而竭履子來號呶而踟諄會諸力以掀揭子使轉移  
其常處靈歛然而見景怪子衆方愕而中怖滄堀而下發子鬱黯  
變而上布愴砢磔而中作子漭滂沲而四注回極熾而施大子曾  
不暇乎旋步已復還其故立子各再拜而引去問其端而何從子年  
皆失其幾許吾聞懷澤之與符陽子亦有石為牛鼓彼民釁而擊之

子常以早而取兩宛其與爾為類子彼又載於國譜噫惟皇之大職  
子繫陰陽之煦嫗奚磊砢之頑質子輒矯權而自主事豈無於適然  
子而惑者槩從而為語皇忽寤而震恚子列罪目而爾教訶星士以  
施格子敕雷將而揮斧赫電火而灰爾子鼓箕風而蕩汝闐大空而  
泮散子一磨剗其處所俾愚黎之佃正子識惟皇之覆露皇未寤而  
民尚惑子徒吾解之長拊

月賦并序

宋汪莘

余少時讀謝希逸月賦見其徵引陳熟比興寒窘大抵拙於文而乏  
於理竊嘗以為恨至今取而再三觀之皆不能易少時所見因搜其  
平生所得於月者假唐太宗房玄齡對問而為之賦云

太宗與秦府十八學士講道於瀛洲之上於時宮壺漏稀月色如畫  
憑欄四顧河山若繡太宗慨然謂玄齡曰夫月何自生哉玄齡稽首  
而對曰臣聞月生於坎水主內光在坎則隱因離則彰其闔處陰其  
闔隨陽魂生震始魄露巽旁二少分上下之弦而純括晦望之囊八  
卦相禪為月紀綱觀於卦畫其義可詳青者月魂黑者月魄出扶桑  
而五彩暨中天而迥白此月之變也皆陰陽之相容太宗曰月之義  
既聞之矣然則月之運行如何玄齡曰其始也一氣茫然有物潛珍

兩儀洞開望之如神於是清風龍翔而啓塗丹霞風翥而扶輪提白  
晝於既暝埃東皇於未晨按行於二十八舍周流於三百六旬出天  
入地自秋徂春橫碧落而孰禦歷黃道而常新斗車為之低昂列宿  
為之逡巡此月之行也臣又嘗縱觀焉大何天之不單廣何地之不  
籠高何崖之不挂幽何谷之不 使夫山海之間共此燈而發蒙霍  
然如攬白霓之駕恍然如泛驪龍之宮若乃觀珠閣而泣露鎮貝闕  
含風靄玉圃之生煙鬱瑤林之攄虹亂芙蓉之萬頃繪松柏之千重  
餘輝半抹於城樓曉色欲拂於天東紛金章而玉佩雜天馬而雲驄  
咸謁帝而待漏殷殷乎長樂之鐘雖然此陛下之月也臣請為陛下  
言士民之月臣為布衣隻劍孤琴出游四方歸憩家林其觀於月也  
有不知所以獨舞與不知所以長吟者矣方其射西山而散彩委曲  
浦而遺陰過銀沙而瑟瑟渡金磔而駸駸逐行舟而上下與高浪而  
浮沉因蒲帆而舒卷隨桂楫而淺深入霜雪而英華秀發混蘆荻而  
踪跡難尋散千林而無定影鎮九淵而有常心或出晚霽而疑於清  
曉或當晨現而訝於黃昏或顛倒於山光水影或披豁於地窟天根  
或坐臣於偃竹之牕或挽臣於落梅之村或送臣於小橋或迎臣於  
柴門或帶苔紋而黏屐齒或移花影而泛清樽太宗曰噫士民之月  
不亦樂哉然則月之德性何如玄齡避席而辭曰大哉陛下之問臣  
不足以與此太宗曰卿其勿辭玄齡乃言日月之德性至矣妙矣惜  
乎賦家者流未有能聲條振理者也夫太極肇判天一生水天一之  
精凝為月體仰射天外下徹水底洞照八荒晃不知其首尾碎之自  
圓撓之自止執之若遠睨之復適體有盈虛

為而盈臣是以知生死之故鬼神之情然猶不足以言知月臣愛月者也疇昔之夜嘗夢焉弄月於雲葉之表釣月於浪花之端種月於林泉之下布月於天地之間臣有其志而未遂也太宗乃掀蚪鬚躍龍顏大笑而曰卿之志朕知之矣酌以樽罍食以鼎鬲牽牛正中再拜而退

月賦

宋楊簡

山月兮騰騰千峰兮畢明入林度嶺兮疏爽而散清浮波泛流兮又何其縈迴激盪湛湛滄滄雲氣盡伏太虛碧澄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忽輪之驟升珠無得以比其圓王不可以殫其瑩神光獨竒萬古一靈遯星辰之失色截天漢之欲傾虛明之妙彌滿六合擬攬之而無得姑觸之而莫零入竹則與之為竹入松則與之為松到几盈席透牕寫櫺榭酒涵杯跨絃指琴大巧造微至此而無用其力至潔非染至此而如留若凝却之似止而非止進之似臨而非臨自古幽人雅士孰不仰之玩之樂之詠之不知其幾千萬語矣終莫能贊其不可摹寫之竒探其造化機緘之情廣寒宮殿近在吾方寸之地而有目者無覩有耳者未聆西嶼楊子女知之乎楊子曰予唯無知故若

是樂也故若是融融皜皜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且不自知其為無知而況於知乎子仰而觀之清明者何乎俯而履之博厚者何乎從子目之所視所視者何乎從子耳之所聞所聞者何乎彼乎此乎巨乎細乎虛乎實乎衆乎寡乎有乎無乎子乎我乎可言乎不可言乎可思乎不可思乎洙泗聖人所以無得而稱姑託之以水曰知者樂之又託之以山曰仁者樂之其今亦姑賦之以月而某樂樂之子信乎

### 廣居賦

四明楊子家本三江之口徙居西嶼之麓綠野橫其前青巒維其外東海之水不憚百餘里之遙崎嶇委蛇日致兩潮之勤於其門翰清納潤曾不少懈北山之桃李方春盛時相與聯比參紅錯白間青厠翠組織西蜀之錦環石魚之樓而屏之美於畫繪南園之竹櫛櫛差差如立萬琅玕踈踈翦翦微風過之蕭然如奏天上之樂於碧雲之端竹之南有水水之中有荷青圓有蒲綠纖水仙微酣而立炯若出塵之風度而隔以雲烟遊鱗戲涼羣羣然圍圍然至於芙蓉秋紅菊金布錢橘梢之黃未垂而葡萄堆架擁千萬夜光之珠而爭先雖朔颯之戒寒爛丹立於四山而壓冰之梅獨出其奇吐孤芳而盤旋玄冥又從而佐之翦玉鏤瑤雨花其間有家如此亦可謂奇矣而楊子方悠然而笑曰吾又有廣居焉益奇吾所謂廣居非棄此而他之特前所陳有目者之所共瞻有口者之所共言吾今所叙有目者之所不覩有口者雖欲言而無所廣居之上天所不覆胡為乎天莫之覆也天可指天可語吾之廣居不可指不可語廣居之下地所不載胡

為乎地莫之載也地有所起有所止吾之廣居無所起無所止吾廣居之東其東無窮胡為乎無窮扶桑有名欲往莫從陽精所升猶在青冥之中青冥有象有象有窮無象無窮吾廣居不可以象名奚窮廣居之西其西無窮胡為乎無窮崑崙而西其遠益迷雖極夫日入之涯道阻且修已莫之跡矧其日外之冥冥與東則齊有涯有冥冥有窮無涯無冥冥無窮吾廣居不可以涯言不可以冥冥言奚窮廣居之南滄溟渺漫海外有國國外有水水之外人莫得而觀可觀者必有所窮吾廣居尚不可得而觀奚窮廣居之北沙漠無極骨利幹近日出之所北距大海海又無窮海雖大不逃乎形有形之物終窮吾廣居不可以形奚窮廣居之中天生其中地生其中日月經其中星辰羅其中雷霆風雨霜雪變化其中人與鳥獸蟲魚萬彙盡產其中然則所謂揚子者居於其中之何所哉三江之口乎西嶼之麓乎室乎堂乎序乎塾乎石魚之樓乎南園之竹塢乎謂不居乎三江之口不可謂果居乎三江之口亦不可謂不徙乎西嶼之麓不可謂果徙乎西嶼之麓亦不可堂無中邊室無戶牖序豈東西塾非左右樓雖可登而難升塢雖可遊而莫有大哉乎廣居以文宣至聖猶莫知其鄉以洙泗諸侯猶不得其門學者愈行而愈遠智者愈言而昏者愈不聞壁闥四闢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非立墻之外者所捫是中不求自有之至樂宮商日奏金石日諧油油而溶溶易直子諒莊敬中正高明而有融泰和而粹冲世樂有窮斯樂靡終舉視聽心知之屬不以為有旦暮有古今有終而寂然莫之移洞焉乎空空緝熙靈府之光明混涵聖域之冥濛而圓首橫目之子方且日持鑽堅

之錐力運鑿深之鉏進寸而退尺欲前而倒趨嘻嘻吁吁

參賦

宋米徽

武帝既祠太一受釐頒胙意得氣春神怡志豫閱符合瑞至於嚮暮於是升通天之臺攬沃溲之路觀二星連影掩然當戶顧侍臣曰是何星也侍臣故臯進曰參星也帝曰是何主對曰是主民帝曰可聞其掩歟臯曰臣之茂學俳儻優隊捷語翩言奉歡承詔稱道盛德受况甚大此大對 臣不敢帝曰先生無辭臯乃蹠而進曰自周衰道喪百里一王嗜欲加僭民財用傷貪如碩鼠墮號鴉梁匪為匪鱗或潛或翔至於暴秦襲冕而狼趙郊坑肉魏野封瘡粵嶺山斷遠海城長驟丘虛地阿房繡牆則是星也掩掩而無光帝曰亦嘗有明乎曰有古有治君曰堯與禹敬時命官以民為主民之樂生鼓腹歌舞次逮成康視民如傷一夫不獲如已納隍周之文武迄於成康道德化

洽禮義興行刑措不用至於百齡則是星也亦嘗燁燁而晶熒帝曰  
宜乎自此不復有光矣曰有昔秦錄不究上天悔亡乃命高祖匹夫  
奮張一洗世亂惠綏四方化其姦宄約以三章及我文景恭儉淳朴  
隱恤賑周德澤甚渥太倉積紅腐之粟司農朽不校之索則是星亦  
嘗燁燁而灼灼今陛下承累聖之休光翕五福於仰戴坐明堂神明  
之會據建章珍陸之海臣萬國朝四裔名王繫於祁連宛馬來於天  
外致赤雁駸廐之異物獲寶鼎芝房之珍怪名在百王之上游德竝  
五帝之左界而乃晻晻而無光臣舉所以堙鬱而未快逡巡而不對  
也古訓有言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言未及休命蓋陳鈞  
寢不得寐三起問籌翌旦坐明光殿封富民侯

秋兩賦有序

宋鄭剛中

秋雨踰旬門巷窮寂頌百愆之在身知再生之有德中夜感而賦

維歲庚午白露戒之前夕然膏不繼於夜未央非風非雷聲在四牕  
居士醉醒相半覺寐都忘橫枕聽之則秋雨之至於西江也盧仝之  
屋雜然以鳴原憲之樞颯焉而入橐駝之樹振舞而響動于猷之竹  
飄蕭而細集其初若有若無類李祐入蔡州之肅後則若馳若驟如  
光武破王尋之急少焉再作風松沸昂山城百家想萬絲之斜濕居  
士耳受心感坐而歎曰辰角未見孰挽河和然資以入者宿種欲  
麥待以流脂者大田有禾收豐歲之美利壓厲氣之偏頗薰嘉味於  
酒醴暢吾民之笑歌是皆助天地釀中和予不敢以為多也為腹疾  
手入蒼苔於陋室子將望舒得天澤之意而離於畢乎茲未必也化

魚乎添柳耳乎將不爛文貝棗落青瓊之寶抑又何足惜也雖溝壑之迅流猶河伯之未溢予貧甚而門外無裹飯以來者知子桑之病未十日也然則予何歎曰歎陰晴之漉見寒暑之易流也君恩重而身已老知己厚而心莫酬行百里者信五十之始半失桑榆者亦何時而可收雖使驟漂橫落者盡為孤臣之淚猶不足以定痛不若息羣籟開清夜庶予悲之少休

### 大易賦

觀如居士既取漢魏以來易學參訂其說竊拾餘意撰窺餘十五卷每旦又陳易書案上往復誦之作大易賦辭曰

風雨冥冥爐香晝清初袂濯以危坐徐玩味乎義經有奇偶子探洛書之數有肩足予具河圖之形彼連山歸藏子雖絕編之已久吾文

王孔子子尚端拜以猶生祕七八而勿示著九六以通靈極三才而盡變鬱萬化以含精得鬼神之至理發蟲魚之隱情聖人謂象而用之必有物也故有以萬有二千五百二十之數藏之於四十九莖大矣哉其凡雖曰潔靜精微其教也乃若挈天地襲氣母者要不可以容聲揚子雲之骨朽子孰弔之曰此三大聖相授之妙而方州部家敢以準自名乎吃魄不能對有客出而難予曰子謂易不可談則今之學古之學也按隋經籍志自漢抵魏費直古文之訓康伯繫辭之作鄭玄之易王弼之卦合四家之注已二十二卷豈其皆糟粕歟諸投業師探微抉隱遠者稱聖雄者折人角河內女子亦得以說卦三篇補散落子患言之多曷不泛其浩浩而守其卓也予曰噫嘻客孰知無跡則橐籥虛竅多則渾沌鑿字三寫而烏焉不真語再傳而

唾劉皆錯是以說象則義遺論數則象格至有以龍為驪羊為羔果  
蒜為果墮是皆好奇之病無病而進藥又怪則五行傳會六情假託  
如蛇下梁魚入寺一牛兩首逆陳幸中僅巫祝之相若大抵春秋可  
以言災異而談諧射覆或流為東方朔也客辭屈則拜而請曰先生  
之易何如曰我知我愚我戒我慧實擁腫之似而因象之比中夜以  
興未明而起高揖聖賢如忽相值讀乾坤知覆載之恩推損益洞盈  
虛之旨恒則可享蹇則當止謂中孚子則好爵之可縻惟無妄子則  
勿藥而有喜既遠實子斯為困蒙矧考祥子天常視履壯子則為觸  
藩之羊睽子則見負塗之豕危厲已重於良背遲泥必成於遯尾故  
折獄致刑者豐之用而赦過宥罪者解之理火在天上子當出門而  
同人天與水違子宜作事而謀始飛鳥以凶子蓋山有雷尚口乃窮  
子豈澤無水泰子則小往而天來震子則驚遠而懼適益戒顛頤无  
妄滅趾井念羸瓶鼎思出否勿在旅以焚巢將濟渙以奔機卑以自  
牧立不易方然後藉用白茅而為慎之至吾之所得於易者如斯而  
已乃若兼收象義精粗不棄窺竊衆說拾其餘意肴藪同甘莫分彼  
是集而藏之所以備遺忘於衰齡教其衷於不肖之裔客勿視為京  
卽之細也

溽暑賦

宋劉子翬

病翁筋骨支離當暑彌劇望雨於南齋之上拊檻而歌曰使天實珠  
不可以清煩裾使天實玉不可以消炎酷想墨蛟之躍淵快商羊之  
舞陸已而飛霾斷野細電搖嶽簾綃生潤柱礎流渥心煩寃而若糾  
思滯齋而增濁疑環居乎曲突乍窘跡乎重橐客有問曰溽暑何氣  
哉翁曰陰陽之爭氣也席威者窮而未沮鼎盛者出而見閉也  
為姤陽未為復自一卦推之消長盈虛曾不離乎六也蕤賓之日陰  
一在內陽五在外而六者之運如星循於次如輻旋於轂向之微者  
益大大者日益盛也肇於豕躡極於龍戰貫魚以柔順履虎而驕僭  
蓋弱則隨強則睽隨則睦而安睽則競而危兩雄不並居終必為之  
變也方其爭也奇耦互生剛柔雜襲崩騰海逝蹇崕山立勢均力等

屹若勃敵初如秦晉交綏而近旆又似楚漢相持而堅壁彼融融潰  
潰者鑠為大焦熙熙曜曜者煦為蒸濕也其氣煙煜滃滃濛濛底滯  
膠漫洩忍油溼濡汨汗浥被金石而銷鎔襲衣冠而萎薺天地汨其  
清明日月沫其晶晧薄而為雷則隱轉呼噪暗噫嗚咽旋空欲震鬱  
而不滌激而為風則颺颺蓬勃燥冒翕忽揚汙發穢原谷呀呷歷莫  
而伏凡四五旬時猶未歇也客曰然則氣之為沴厲者邪翁曰不然  
夫惟爭也四時之序平萬化之機行也子獨不聞烹飪之事乎實水  
以釜傳火以薪煇煇烜烈子滋熾洶湧滿溢子驟驚既山鳴而澗吼  
亦霧翳而雲蒸糜堅革熟鼎俎之味成焉故水火不爭為爨者忘麴  
蘖不爭為醪者壞輔粥不爭為國者敗斯言雖小可以喻大也客曰  
問一得三蒙昧曉然惟清論之慰沃斯煩歎之可捐者邪

避暑賦

宋李曾伯

淵獻編年蕤賓紀律當梧葉之十三餘莫莢之六七庚金始明離火  
正棘於時雲蓋張空日馭爍石猶酷吏之堪畏類權門之可炙復以  
暑雨積潤溫風致溼動小民之怨咨起庶人之鬱悒遂使會達於閭  
閻歎燠若以暘若皆愀如而焚如喘形乎宰相之牛蹊見乎丈人之  
烏重以小寇之蚊子營營乎肆其擾細人之蠅子紛紛乎為之驅凡  
厥俯仰之內俱有賢愚之殊雖碧紗子為之呵禦白羽子為之吹噓  
晏子葵堦之宅不韋高明之居蓋未有不受乎陰陽之炭而獲出乎  
造化之爐者也是日客有屋不搆頭室僅容膝新浴而振靈均之衣  
當暑而袵尼父之絡陳以珍盤佐以篚實然而背與汗以相決纓雖  
泉而莫滌雖衣絳之酒未遑飲而方朔之肉不暇食遠懷乎高山流

水之勝近想乎修竹茂林之僻環視六合神遊八極卑驪山之仙遊  
陋摩訶之舊迹颺無扇金景已合璧顧無地之可避姑惟意之是適  
於是舉羲扇披楚襟柱西爽之笏揖南薰之琴枕桃笙而高卧倚胡  
床而長吟已而月明星稀籟靜機沉虛室生白玄闔不扃頓覺耳洗  
巢父之水不待面障元規之塵逡巡而肺腑之痞去逶迤而毛髮之  
寒生恍予如駕黃鵠而訪河漢忽予如跨青鸞而上蓬瀛殆莫知其  
朝市不避風雨之吏而其或為山林不知寒暑之人也邪心既休夜  
漸永愔然而作若有所譬乃思天地兩間寒暑二證以四序之推遷  
猶兆人之告病而况中宇宙而立司民物之柄與其處唐帝之風殿  
予人間苦予炎熱孰若罷漢文之露臺予海內富乎清靜彼二老之  
逐海濱予得不以其炮烙之刑四皓之避商山予又焉非以其棄灰  
之令儻不思有司之酷於暑予母乃使元元之不堪命已矣哉免沒  
予烏升燕去予鴻賓毋炎上其性予毋熱中其情存乎我之夜氣予  
聽夫物之秋聲彼赤熾之鬱鬱予亦欲東耳天固將起涼於青蘋

嵩山三十六峰賦 有序

宋樓 昇

余少聞洛邑之盛在唐宋為東西都而山川形勝之富視他州為傑  
 觀 韓退之白樂天見於歌詩形容勝槩有詠歎不足之意後歐陽  
 文忠與梅謝諸賢相繼為僚友教遊嵩少間至今以為美談余幸以  
 不敏得令高高縱觀諸境未有過少室者而巉巖聳拔乃在戶牖間  
 朝夕博望歷歷可數因作三十六峰賦以自廣非敢竊比古詩之流  
 云

伊浮雲之公子予訪道於林丘棲神於巖谷超然有游方之志予乃  
 東升於岱頂西謁於華麓雖衡陽之南子與夫恒山之北靡不窮探  
 歷踐予遊心而騁自獨怡然而忘歸予內欣然而自足忽御風而行  
 予排空濛而造中域徐睥睨以四顧予意恍惚而有失遺嵩高之丈

入而問津子日游四方而真有得何高之不登子何危之不涉今乃  
西望子岌然而聳峙雄柱天網子橫亘於地軸連絡偃覆子龍盤而  
虎伏雖華以九而巫以十二子未覩奇峰之六六丈人放杖而笑子  
秋水 至而河伯自溢子烏覩海若之難匹子獨不聞中天之少室  
其高則峽岫峭崿岑鬱崑子十有六里而壘有十八其深則環紆  
縈繞盤糾紛錯子上方十里而周圍一百包嵩陽以作鎮子截轆轤  
以為郭春歌山之所聞子觀舞水之所樂其上則有嘉禾甘果子神  
芝與仙藥石柱若承露之盤子帝休若楊枝之葉石脂所滴子食之  
可以長上古玉膏在巔子服之可以揖羽客雲母之井子寶所聚光  
明之穴子晝所鑠一丈之鍾乳子可餐千歲之資 子不絕其中可  
避兵水之災子自有經書之博其神異則玉女爛織錦之文子金人  
迷白露之落雲洞警時聞之鍾子石井泣哀鳴之鶴王子晉環之以  
為壘子阿育王寶之以為塔此皆公子之所未知子而丈人之所安  
宅丈人曰名生於實子義設於適子知其一子未知其二子識其外  
子未知其內是徒知六六之所有子而烏覩六六之名義東朝嶽祠  
儼百神子西望洛邑鬱千 子太陰少陽山之明子石城石筍天所  
形子檀香丹砂寶所鍾子鉢盂香爐狀所省子連天紫霄勢之窮子  
靈隱來仙洞府深子清涼寶勝梵刹標子瑞應瓊壁祥光紛子紫蓋  
翠華煙靄凝子藥堂紫薇花草靈子白道天德名字偉子卓劍白雲  
形實紀子金牛明月色像起子疑碧迎霞天光聚子玉華寶柱金石  
瑩子繫馬白鹿神仙衆子此則六六之名義子而未覩六六之景氣  
丈人曰方春陽之盎盎子燒痕蕪沒而青青紛紅紫之繡錯子引百

轉之幽禽雄棲傑觀子切星辰而上侵玉仙神女子乘輜軒而下征  
朱明草木之扶疎子蔽大明之午升山椒雲氣之冉冉子若覆甌而  
鬱蒸忽雨聲於天外子勢翻盆而倒傾惟紫芝與黃鶴子舞長空而  
產英金甌之驚葉子山空落日若仙人之鍛聲夜月白而風冷冷子  
玉笙清徹而彌聽暨玄陰林柯之脫盡子山形瘦而骨稜稜冰雪橫  
積於千仞子玉龍飛而白虎亭亭惟四時之出沒變態子顯晦陰晴  
不可得而盡名豈得仰觀俯聽自辰及酉應接之不暇子以盡朝昏  
此雖夫人之所不能形容子而豈公子之所可預聞丈人曰突兀撐  
空子千變萬狀山經地志子不可究量或背若相戾子或面若相向  
或竦若相鬪子或揖若相讓或散若相忘子或聚若相訪或後者若  
和子而前者若倡或卑者若下子而尊者若上或喜子若相攜或怒  
子若相抗或若秦晉子相匹或若楚越子相望或聳瘦子若峩冠或  
擁腫子若挾纊或蹲伏子若騎虎或崇聚子若甕盎或決驟子若風  
馬或浮空子若船舶或若遊郊原子累丘墳而包柩槨或若入宗廟  
子紛豆登而鬱柜鬯戰戰子森劔戟落落子列屏障勢領略子斷而  
還連狀容與子宛而復壯起然若三十六天子神仙之洞宅姦然若  
三十六官子妃嬪之遊燕昂霄聳壑冠佩悠子泉飛霞傾爵掌流子  
天濶星熒玉枰成子松篁瑟瑟鈞天迎子嬌雲曲月鬢眉新子煙斜  
霧霽龍麝焚子霞舒霓卷舞袖張子雷霆轟轟宜車還子言未及而  
公子頽然如醉子灑然如醒非丈人無以藥之使瘳子刮之使明僕  
未能窮茲山之勝踐子究茲山之曜靈請執杖屨子以從後塵

感春賦

宋朱熹

觸世途之幽險子攬余轡其安之慨埋輪而繫馬子指故山以為期  
仰皇鑒之昭明子眷余粟其猶未替抑重巽於既申子徇耕野之初  
志自余之既還歸子畢藏英而發春潛林廬以靜處子闔蓬戶其無  
人披塵編以三復子悟往哲之明訓啗掩卷以忘言子納遐情於方  
寸朝吾屣屣而歌商子夕又賡之以清琴夫何千載之遙遙子乃獨  
有會於余心忽嚶鳴其悅豫子仰庭柯之蔥蒨悼芳月之既徂子思  
美人而不見彼美人之修嫵子起獨處乎明光結丹霞以為綬子佩  
明月而為璫悵佳晨之不可再子懷德音之不可忘樂吾之樂子誠  
不可以終極憂子之憂子孰知吾心之永傷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疆閱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非良粵冬  
孟之既望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驚陟李氏之崇岡揆厥號  
之所繇得頽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自昇元  
之有土始變塾而為庠儼衣冠而絃誦紛濟濟而洋洋在叔季而且  
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而來混念敷篤於化原乃  
搜剔乎遺迹分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  
而登進迨繼照於咸平又增修而因倦旋錫冕以華其歸琛亦肯堂  
而貽孫悵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天既啟予以堂壇友又訂余  
以冊書謂此前修之逸迹復關我聖之宏模亦既震於余衷乃謀度  
而咨諏尹志心以綱紀吏竭蹶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  
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厦屋之渠渠山蔥蘢而逸舍水汨瀾而循除諒  
昔人之樂此羗異世而同符偉章甫之峩峩抱遺經而來集豈顛眺  
聽之為娛實覬宮墻之可入媿余修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給矧道體  
之無窮又豈一言之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關於時習曰明誠其  
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卷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  
亦何心於俛拾亂日澗水觸石鏘鳴璆乎山木萃尊枝相樛子彼藏  
以修息且遊子德崇業茂聖澤流子往者弗及余心憂子來者有繼  
予我將焉求予

空同賦

何孟秋之玄夜予心慘戾而弗怡偃予軀之既寧子神杳杳子寒閨  
雲屋掩而弗扃子壁帶耿而夜光宕予鬼而不得視子悵竚立其怔  
營靈脩顧予而一笑子懽並坐之從容寐將分而不忍子旦欲往而

馬從春手束之廓落子奄愁結而增忡超吾升彼崑崙子路脩遠而  
焉窮忽憑危以臨睨子歲寒與閨風信真際之明融子又何必懷  
此夢也矢予詞以自寫子盍將反予旃乎空同

梅花賦 有序

楚襄王遊乎雲夢之野觀梅之始花者愛之徘徊而不能舍焉驂乘  
宋玉進曰美則美矣臣恨其生寂寞之濱而榮此歲寒之時也大王  
誠有意好之則何若移之渚宮之圃而終觀其實哉宋玉之意蓋以  
屈原之放微悟王而王不能用於是退而獻賦曰

夫何嘉卉而信奇厲歲寒而方華潔清姱而不淫子專精皎其無瑕  
瑕旣笑蘭蕙而易誅子復異乎松柏之不華屏山谷以自娛子命冰  
雪而為家謂后皇賦予命子生南國而不遷雖瘴癘非所託子尚幽

獨之可願歲序徂以崢嶸子物皆舍故而就新披宿莽而橫出子廓  
獨立而增妍佞霧滃而四起子川谷沍而冰堅澹容與而不樹子象  
姑射而無鄰夕同雲之續紛子林莽雜其葳蕤曾子質之無加子專  
皎潔而未衰方酷烈而閭閻子信橫發而不可推紛旖旎亦何好子  
靜窈窕而自持徂清夜之湛湛子玉繩耿而未低方娉婷而自喜子  
友明以為儀歛浮雲之來蔽子四顧莽而無人悵寂寞其淒涼子  
泣回風之無辭立何久乎山阿子步何躊躇于水濱忽舉目而有見  
子恍顧盱之足疑謂彼漢之廣子羌何為乎人間旣奇服之曜耀子  
又綽約而可觀欲一聽白雲之歌子歎揚音之不可聞將結軫乎瑤  
池子懼佳期之非真願借陽春之白日子及芳菲之未虧與遲暮而  
零落子曷若充夫佩褱渚宮矧未有此子紛草棘之縱橫椒蘭後乎

霜雪子亦何有乎芳馨俟桃李於載陽子倉庚寂而未鳴私顧影而自憐子淡愁思之不可更君性好而弗取子亦吾命其何傷辭曰后皇貞樹豔以姱子潔誠諒清有嘉實子江南之人羌無以異子筑獨處廓豈不可名子層臺累榭靜而可樂子王孫子歸來無使哀江南子

白鹿洞賦

次晦翁韻  
有序

宋方岳

晦翁先生去洞之六十有九年其里中學子方岳幸得主藏書徘徊顧瞻有慨其歎蓋歲行之無幾而世變已不古矣乃次翁韻為白鹿洞後賦招我同盟而歎之其辭曰

始余眺眠鹿之町疃界白雲以為疆嗟五老人者之無恙獨有覲於二千石之維良朝余樂于紫陽夕夢于朱塘訊泉與雲壑勞降嶽而陟岡慨夫子其未遠寧吾道之易荒言琅琅以猶在將彌久而彌芳皇撫髀其永懷一天視於帝庠倬雲漢之昭回紛恩溥而德洋嘻同盟其念哉毋諉焉於氣運惟命義之是開豈善惡之可混與有獲以詭隨盡無悶於嘉遯道烏在乎高深體吾身其學問將喻利以尺枉抑嚮方而寸進念日用之常行奚先傳與後倦今來歌而來遊

尚及門之子孫匪執經而問焉誰與歸子共論余既互鄉之晚生又  
主藏山之遺書悵莫企乎前修思盡復其舊模疇去藉以紛放肆余  
度而余諷二三子其來前矩吾今之步趨枕寒流以漱石有書右子  
左圖儼老仙之在旁何玉我之勤渠日三省以澡滌時四勿其埽除  
古之人何人斯而余肯同夫讀書城南之符也駕長風而來思抱明  
月以翔集毋空谷其遐遺幸聖域之優入以經籍為朋友以泉石為  
供給佩荷蘭之秋香紉芙蓉而手緝盍歸來乎山中兌麗澤其講習  
清斯濯以自潔起風雩而獨立挹煙雲而進之間孔聖之何執將玉  
林其與邀期瑤草之共拾亂曰有鏘其佩琳琅瓊子風蕭蕭然山川  
穆子翁乘白雲駕言遊子道斯在斯如泉流子勿遐爾心為翁憂子  
歸來歸來吾與子求子

月暈賦

宋楊萬里

楊子與客暮立於南溪之上玩崩雲於秋疇聽古樂於涯水快哉所  
忻意若未已偶俗士之足音予與客而亟避退而坐於露草之徑衣  
上已見月矣寒空瑩其若澄佳月澈其如冰一埃不騰一氛不生楊  
楊子喜而告客曰吾聞東坡先生之夫人曰春月之可人非如秋月  
之凄人也吾亦曰今之時則夏矣月尚春也言未既微風颯然輕陰  
拂然驚五色之晃蕩恍白虹之貫天使人目亂而欲倒如觀江波之  
漩而身亦與之回旋楊子懼而呼客曰月華方明奚驟眩焉組是方  
潔奚忽變焉客曰適有薄雲莫知所來非北非南不東不西起於極  
無之中忽乎明月之依輪困光怪相薄相蕩而為此也殆紫皇為之  
地而風伯為之媒歟楊子釋然曰所謂月暈如蜺者不在斯乎不在

斯乎方祥觀而無厭乃霍然而無見蓋月以有雲而隱復以無雲而顯也雲以二風而聚還以一風而散也楊子若有感焉乃告客曰天下之物孰非月之暈耶暈之生也其可洗耶暈之消也其可止耶而不忍其來則居之而不耻其癡黠何如也客未對童子請曰人語旣寂子盍歸息楊子與客一笑而作曰今夕何夕見此奇特

### 浯溪賦

予自二妃祠之下故人亭之旁招招漁舟薄遊三湘風與水其俱順未一瞬而百里歟兩峰之際天儼離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蕭然若仙客之鑑清漪也其一蹇蹇諤諤毅然若忠臣之蹈鼎鑊也怪而問焉乃浯溪也蓋唐亭峙其南岵臺歸其北上則危石對立而欲落下則清潭無底而正黑飛鳥過之不敢立迹予初勇於好奇乃疾趨而登之挽寒藤而垂足照衰容而下窺忽焉心動毛髮森豎乃跡故步還至水滸剝苔讀碑慷慨弔古倦而坐於釣磯之上喟然歎曰惟彼中唐國已膏盲匹馬北方僅獲不亡觀其一過不父日殺三庶其人紀有不數矣夫曲江為篋中之羽雄孤為明堂之柱其邦經有不蠹矣夫水蝗稅民之畝融豎推民之隨其夫人之心有不去矣夫雖微祿兒唐獨不實厥緒哉觀馬嵬之威垂渙七萃之欲離殪尤物以說焉僅平達於巴西吁不危哉嗟乎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為得也靈武之履九五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雖然天下之事不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冊於高邑稟重巽於西帝違人欲以圖功犯衆怒而求濟天下之士果肯欣然為明皇而致

死哉蓋天厭不可以復祈人潰不可以復支何哥舒之百萬不如李  
郭千百之師推而論之事可知矣且士大夫之捐軀以從吾君之子  
者亦欲附龍鳳而攀日月踐台斗而盟帶礪也一復菴以菴荒則夫  
一呼萬旗者又安知其不掉臂也邪古語有之披機之會間不容穰  
當是之時退則七廟之忽諸進則百世之揚解嗟肅宗處此其實難  
為之九思而未得其計也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晏太息登舟水駛  
於箭回瞻西峰江蒼茫而不見

清虛子此君軒賦

客有問於清虛子曰昔者子猷愛竹字之曰君謂此君 日之不可  
無古之知竹者未有若子猷之勤者歟清虛子曰子猷可謂愛竹矣  
知竹則未也古之知竹者其惟吾夫子乎蓋嘗聞之夫子適衛公孫

青僕子在淇周有風動竹聞蕭瑟團樂之聲欣然忘味三月不肉顧  
謂青曰人不肉則瘠不竹則俗汝知之乎

綠竹如

箐言念君子 其如玉吾乃今知竹之所以清武公之所以盛也蓋  
君子於竹比德焉汝視其節凜然而孤也所謂直哉史魚邦有道如  
矢者歟汝視其貌欣然而癯也所謂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  
于今稱之者歟汝視其中洞然而虛也所謂回也其庶乎屢空有若  
無歟故古之知竹者其惟夫子乎子猷蓋非知竹者也客曰甚哉清  
子之言似夫子也敢賀此君從陳蔡者皆不及門君何修何飾乃得  
四子而同席願堅晚節於歲寒以無忘夫子之德

糟蟹賦

揚子疇昔之夜夢有異物入我茅屋其背規而黝其臍小而白以為

龜又無尾以為蚌又有足八趾而隻形端正而旁行唾雜下而成珠  
臂雙怒而成兵瘡而驚焉曰是何祥也召巫咸卦之遇坤之解曰黃  
中通理彼其韞者歟雷雨作解彼其名者歟羨海若之黔首馮夷之  
黃丁者歟今日之獲不羽不鱗奏刀而玉明披腹而金生使營糟丘  
義不獨醒是能納夫子於醉鄉脫夫子於愁城夫子能親釋其堂阜  
之縛俎豆於儀狄之朋乎言未既有自豫章來者部署其徒趨蹌而  
至矣竭入視之郭其姓索其字也楊子迎勞之曰汝二淵之裔耶九  
江之系耶松江震澤之珍異海門西湖之風味汝故無恙耶小之為  
彭越之族大之為子牟之類尚與汝相忘於江湖之上耶於是延以  
上客酌以大白曰微吾天上之故人誰遣汝慰吾之岑寂客復酌我  
我復酌客忽乎天高地下之不知 馬知二豪之在側

後蟹賦

司徒道明來自洛師至止江湄逢一湖海之仙貌肖乎晉之解揚而  
其怒有赫骨像乎漢之彭越而其園中規獨愛其二執戈者前矣視  
其趾二四而有蹄意以為吳中介士郭先生也不知其姓則彭其字  
則蜚也亟携其手而上曰吾自渡江以來取友不少矣如孔之金如  
玉之瓊吾皆得而友朋如魏之王如庾之敷吾皆得而款曲夫子安  
在何相見 暮而不夙也於是齒牙嗜焉胃懷寄焉與之一飲一食  
而同醉焉夜半客起若有所刺者司徒腹心岑岑若有所崇者詰朝  
下逐客之令屏之陽侯之遺裔焉他日以天子之命作牧於豫章幕  
府初開延見俊良望見一客又似乎彭越與解揚命典謁者曰是嘗  
崇我而幾傷我者矣予不汝殺世無黃祖其生致之於遡江而上之

揚乎揚子方晚飲聞其至揖而進之曰吾有二友惟彼麴生與爾郭索老夫與之同死生不減顏氏子之樂彼也日從予遊爾也久予云邈何相忘江湖莫我肯顧也何使清風明月必思元度也爾之德吾能言之洗手奉職德之上也就湯割烹德之次也舖靈均之糟卧吏部之甕德斯為下矣客於是涕唾流沫圍視而顰謝曰士固有以厲亂真以遠間親聖而受圍肖乎形也孝而投杼同乎名也僕之主公昔以彭為郭今以郭為彭不遇蔡司徒幸遇揚子雲願借先生蒼頡之篇與太玄後蚓之文詳注爾雅彭郭之異族庶解嘲於司徒之門

太湖石賦 有序

宋 陳 洙

客有嗜太湖石者圖其形示余命為賦其辭曰

江之東直走數百里有太湖子澄其清湖之浪相擊幾千年有頑石子醜其形徒觀夫風撼根折波流勢橫神助爾怪天分爾英駭立驚犀低開畫屏素煙散而復聚蒼苔死子又生譬夫枯槎浮天黑龍飲水鬼蹲無狀雲飛乍起稚戲攜手獸眠盤尾大若防風之骨竅如此干之心蜜房萬穿秋山半尋子都之戟前其鍔韓稜之劔利於鐔若乃湖水無邊湖天一色露氣晚蒸蟾津夜滴伊爾堅姿峭子寒碧千怪萬狀羌難得而剖悉我將弔范蠡於澤畔問伍員於波際原君厥初何緣而異公侯求之如張華之求珠衆人獻之如卞和之獻玉植於庭圍視之不足噫爾形擁腫子難琢明堂之礎爾形中虛子難刻

鴻都之經用汝作礪子汝頑厥姿攻汝為磬子汝濁其聲亡所用之  
而時人是寶余獨掩口胡盧而笑子之醜

採石賦

有序

宋程俱

建中靖國元年以修奉景靈西室下吳興吳郡採太湖石四千六百  
枚而吳郡實採於包山某獲目此瑰奇之產謹為賦云

吳吏採石於包山也洞庭鄉三老趨而進揖而言曰惟古渾渾物全  
其天金藏於穴珠安於淵機械既發剖蚌椎礦不翼而飛無脛而騁  
剗山探海階世之競廼若富媪贅瘤則為山嶽茂草木於毛膚包蘄  
巖於骨骼與瓦甍其何間何於焉而是索今使者窺複穴蕩沉沙搜  
奇礪於洞脚剛巧勢於丘阿呼靈匠以運斤指陽侯使息波豎江山  
之峩峩續劍閣之峩峩莫不剔山骨拔雲根貞女屹立伏虎晝奔督  
郵攘袂以相睨令史臨江而抗尊雖不遭於醢沃豈有恨於苔痕嗟  
主人之不見似羊牧之猶存何一拳之足取笑九仞之徒勤既而山

戶城集蒿師雲屯輸萬金之重載走千里於通津使山以為骨則土  
將圯使玉以為璞則山將貧糞糧之客歎絕年之無飽談玄之老持  
一法其誰論嘗聞不為無益則用之所以足惟土物愛則民之所以  
淳怪斯取之安用非野夫之樂聞敢請使者吏呼而語曰醯雞不可  
與語天蟪蛄不可與論年矧齊侯之讀書豈輪人之得言三老曰極  
治之世樵夫笑不談王道至聖之門鄙夫問而竭兩端野人固願知  
之對曰上德光大孝通神明闡原廟之制安在天之靈以謂物不盛  
則禮不備意不盡則享不精故金瑰琛琲天不祕其實樟楠榎梓地  
不愛其生而青州之怪猶未足於充庭故於此乎取之且鑿太行之  
石英採穀城之文石以起景陽於芳林者魏明之侈陋也菲衣惡食  
卑宮室以致美乎祭祀者夏禹之勤儉也上方戒後苑之作緩文思  
之程示敦樸以正始盡情文而事神此固上德之難名者矣抑嘗聞  
之西有未平之羗北有久驕之虜顧蹀血之未艾乍遊魂而送死方  
將不頓一戈不馳一羽殄醜類於煙埃瞰幽荒於掌股庶黃石之斯  
在儻素書之可遇抑又聞之三德雖修不遺指佞之草萬國雖和猶  
秦觸邪之獸蓋邪佞之蠱心猶膏旨之自腴雖屬錢之無知顧尚方  
之奚揀故將鑄采石以為劔凜豎毛於佞首若是則在邊無汗馬之  
勞在庭無履霜之咎也抑又聞之堯不能無九年之災湯不能無七  
年之旱雖陰陽之或乖豈閉緹之可緩故將放鞭石於宜都回兩陽  
於咳眇抑又聞之扶耒之子有土不毛抱甕之老有茅不孳富者侈  
而貧者惰遊者逸而居者勞雖齊導之有素奈狡兔而是逃故將取  
嘉石以列坐平罷民於外郊抑又聞之日不蔽則明川不闕則清聽

之廣者視必遠基之固者室不傾方披旒而出薙俾伐鼓而揚旌蓋  
蕭牆之戒坐遠於千里朽索之馭益危於薄冰矧四者之無告尤聖  
人之所矜故將盡九山之赤石建萬寓之窮民三老悚然而興曰聖  
化蓋至此乎吏曰此猶未也若其造化掌中宇宙宵次彌綸兩儀而  
執天衡燮理二氣而襲氣母此庖犧之婦所以引日星之鍼縷方將  
鍊五色以補天育萬生於一府既無謝於襄城之師又何驚於藐姑  
之處吾亦與汝飲陰陽之和而遊萬物之祖矣又何帝力之知哉三  
老稽首再拜曰鄙樸之人鹿豕其遊聾瞽其知竊臆妄 乃命知之

松江賦

鷓夷子皮旣棄越相乘扁舟攜西子泝東流方將家五湖以長邁履  
萬鐘而不留放若巨魚縱大壑脫若六驥馳坦道而挾輕輶時則八  
荒收雲千里一碧狂瀾不興遠岫凝色目盡意往雲天出沒引風檣  
以悲嘯趣煙波而不極於是遇亡是叟而問津焉曰三江之湊實為  
五湖地脈四達衍為松江洶洶渾渾溶溶洋洋孤岑連嶂七十有二  
眇若散螺黛於微茫五湖之中大曰包山風穴晝暝霜林夏寒暮煙  
屯其疊翠冬實纍其錯丹麟鶴之所憩蛟龍之所淵山中之人忘世  
與年條桑縹緲之下採石明月之灣草衣木茹泊若追羲盤而與還  
江流之窮是則歸墟王百谷於一吸環齊州於一區大鵬奮翅於泱  
泱燭龍洗光於咸虞由江而下二百餘里布帆無恙尚可以朝海門  
而暮方壺雖然善賈者據其會善搏者扼其吭方趣南則遺北旣畫  
圓而失方今子將攬衆物之會莫若遺觀乎中央惟是江湖之接二  
州相望散荒墟於垓塊識斷岸於毫芒常試與子至中流而四顧陰

卷  
霾鬱興不辨雲水天高日出萬頃在目者五湖也四岫相屬如走如  
伏冥濛突兀乍見乍失者包山也擁松江之上流窮海道於一葦時  
矯首而斯盡固可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為  
何如子皮曰然務外遊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為燭六  
合為宮參天地以為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  
礫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胸中乎

壯觀賦

宋 朱 芾

米元章登北山之宇徘徊四顧慨然而歎曰壯哉江山之觀也開闢  
莫古述哉邈矣帝德所被北幽南趾王功未宣六合阻異明翳視其  
消長來版從而間起去古無章水濱莫委此世可悼晉裂漢披秦  
剔莽且代且盜豈地具而天設時資猶而附暴者乎乃物偶然而人  
乘以智巧耳若夫真符秉中萬派朝宗稽顙納不黷兵鋒版圖入  
而地合氛稜照其天同遠琛近賈千里不風鑑湛一色折葦可通其  
或弱吹砌鱗疾颺湧山九地出沒千峰上攢如嶺並亘連雲俱還長  
蘇齒巨天吳腹斑閨運未至生民道艱宜手曹郎託辭以按甲怫鬱  
而永歎也吾每登是宇覽是土當日杲天清嵐開練布邀太平君子  
引吳醇舞越女破千歲之長憂擲森然之萬古有祀初登田儀載旅

至甚醉而乃去

灩澦堆賦

宋薛紱

蜀江匯而赴峽勢迫抑而騰掀當江之衝有堆屹然爰停我橈徘徊  
覽觀有會余心乃知大禹所以浚川而不去此者匪特以殺水之怒  
而四瀆之長江有灩澦河有底柱則聖人之意亦將有所寓焉夫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者物之物道者物之先先乎物  
者在人則存乎心者也所以宰制乎萬物豈一物所得而肩彼堆斯  
江彼柱斯河在物之石而器之下也然洪水滔天不為之移在濤卷  
空不為之動 盡漲涸岌乎峭堅亘宇宙而長存閱陵谷之變遷而  
人之所以先乎物者乃誘於知乃逐於物利之趨如水斯下欲之熾  
如火斯然曾莫得以止遏者及茲石之不若又安可不推其原縱而  
忘反茲固弗道制之無方愈蕩而偏禁而絕之者昧乎倫類空而妙

者荒無逕躔嗚呼無廬而居無畔而田卒窮露而奚歸寧耕穫而有  
年曷不觀於茲堆乎彼惟居其所者屹而固也然後可以障狂瀆之  
流川苟失其所而昧其居吾知此心之不傳其居伊何則曰自天理  
雖而難明實天命之固然自視聽言動之間以及於君臣父子之  
懿物必有則理不可遷切而思之講而明之習而察之謝無根之橫  
潦挹有本之源泉眇乎其微深乎其淵物有萬變事有萬理察乎其  
微者卓然而不可易然後可以蔽乎天地而關乎聖賢必真知也而  
後其行也果必力行也而後其知也全敬恭朝夕奉而周旋茲孔孟  
之所以不倦不愠不怍者豈蹈白刃之勇者所可得而言嗚呼人心  
之危匪石而人欲之勝甚於水吾觀茲堆而有感於天則之嚴是以  
憂講學之急而述之於篇

漫塘賦有序

宋劉宰

張瑞衡謂漫塘叟曰余昨宦東州客有問漫塘之景者余無以應或  
又有徵圖於余者曰子漫塘里中人也寧無之余又謝無有既歸將  
與好事者謀之而游乎塘之上見景物之無奇游觀之無所難之可  
若何叟不對退而援筆為之賦其辭曰

東沿柳巷北屆蔬畦小溝環其南通川漫其西靡種靡藝不耨不治  
葭蘆茁而映帶成行沙土潰而壅底為堤荼蓼叢生蒲稗因依菡萏  
紅白錯如布綦爛乎若吳陂初按於彩陳繁乎若月宮更下於瑤池  
翠蓋亭亭芳氣菲菲鷺慣圓沙之宿魚便密藻之依蛙蚓爭鳴而鼓  
吹百萬鴛鴻來下而爛斑舞衣雲斷而霞散錦綺風平而月漾玻璃  
茲實天壤之真趣有非世俗之可知亦有新齋臨乎水涯小橋斜徑

矮屋踈籬雨未多而泥沒膝門雖設而草侵扉朽木慣宰予之晝寢  
青苔驚玉川之夜歸仙舟自去誰為元禮高軒不來孰為退之叟之  
辭未畢瑞衡曰止余聞李愿安盤谷之居杜老喜浣花之寓彼豈玩  
志於物縱心逸豫蓋以厭俗喧卑脫身遐舉要必有偉麗之觀幽閑  
之趣以澡雪其精神澄清其志慮庶白日可到於羲皇而宵夢足  
於帝所况如吾子內絕意於聲色外忘懷於圭組為計已決歷年已  
屢而是塘也廣深雖媿蘇夫子之滄浪而僻遠亦殊柳先生之鉅鉅  
其隘也可闢其闕也可補胡不增其高而為基夷其平而為圃畫舫  
浮深修梁跨阻嘉花美木之列植真館涼臺之接廡使鄰曲改觀兒  
童欣舞顧乃計失於因循事仍於莽鹵豈惟無以自適於一時抑恐  
由之貽笑於千古漫塘叟曰吁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顧吾與子雖同  
聲氣尚殊出處子寧規吾以目前之苟且毋寧怵我以方來之謗譽  
彼花迷金谷之園雪冷袁宏之渚淒涼釣瀨富哉鄙搗試由今而視  
昔果孰去而孰取張子由是俛然而思釋然而悟曰子無俟於索言  
吾特從而戲汝

良干竭賦有序

宋吳儆

紹興二十有七年秋八月詔以樞密院檢詳潘公刺新安公至問民所疾苦與利所宜興者會有以良干竭久廢請復之公為庀司鳩徒授以規畫閱三月竭成先是附城之東平原延袤數十里民障溪引水溉以為田收至畝一鍾兼并家遽富溢至有以未藉地為夸侈者未幾竭以震圯積五十年莫能復復之輒震由是城東之田多荒民多流亡存者兼重賦病之久矣至是興復如初而天變亦息歲大稔民益德公以為非公之誠有相之者莫能興是役也幕府從事屬邑之吏相與作為歌詩記序贊頌論述甚備公既以言去而民益思之延陵吳某曰是可賦也其辭曰

道新安而東駕翹連山以北馳忽原田之晦霽被禾黍之離離紛茂

實之垂黃穉綠蔚其涵滋軾吾車以延望渺雲委而風披導蘭皋之  
決滂子驚長虹之委蛇引鄭之駛流子決龍首之勇波放手曠以  
四溢子勢同挽夫天河伊洪源之所自子浩漫漫之平川屹中流之  
砥柱子擁萬馬以來前捷木囊石山積而阜巨子偉橫海之鯨鱣醜  
餘波以殺怒子駭濤江其上奔飛流濺沫騰蹕噴薄洄洑而鯢旋子  
沸巨廬之瀑泉積齋淪於上流子餘委漫其稽天鬱蒼蒼之一色子  
蹇心惕而神寒粵有老漁飛桂楫濯清輝登舟揖客顧而言曰客亦  
知夫此陂之興廢乎自陂之西達於東城平臯衍其如席錯龍畝之  
縱橫渠陂水以灌之率一畝而一鍾彼豪右之肆貪子連阡陌以為  
雄席美溢之餘貲子委而履之地也肆皇天之震怒子涸其富之源  
也惟絕流之巨障子勢盤石之固也何一夕之雷雨子曾毫釐之不  
遺積五十年莫能復子或復焉輒震之惟茫茫之沃野子昔秔稌之  
所宜藜莠莽其亡際子叢薄蔓其相依賦名空存田榛榛其既蕪子  
縱鞭撻焉奚為幸使君之舉惟子哀此民之無祐乃訪故老乃命官  
吏乃涖乃度乃經乃理糗糧畚鍤土石材葺儲之既具取之有所然  
後集農工而授之若靈臺之始附計者度者畫者指者負者運者餉  
者帥者或引或啓或窒或決或培或鑿或築或增謹趨子如雲橐鼓  
子弗勝考龍火子戒事閱三月而告成凡水積子成淵渠決子如雨  
浩源委之無窮極陸海之饒富皆使君之膏澤也今將尸而祝之社  
而稷之不足以為公之報冶金伐石垂耀無極不足以慰民之思伊  
君門之九重子儼虎豹之勳肩孰列誠而上控子無遽奪乎馮依若  
是者其可乎客曰吾聞君子之于民也施之而不期其報利之而不

居其成矧爾使君國之股肱將利澤乎四海豈下邑之能淹也哉漁  
者俛而不言仰而長吁鼓枻而去

紫陽山賦

宋韓補

永嘉命以宅牧實歛州之故封覽山川之明秀懷典刑乎晦翁念宣  
德與流化豈簿書之蒙茸繫先正之闕里儼紫陽之孤峰非仰高而  
景行曷淑艾乎厥躬休五夫之扁室乃締建乎祠官方營度之云初  
得良友以獻議謂城阿之南偏有道院之廢址枕烏聊之形勝挹練  
溪之清泚環披雲之諸岫若或朝而或跪臨崇朝而弗勞遠市塵而  
弗適稱神靈之幽棲亦藏修之攸止協鎬原以展勞程工能而錯事  
曾日月之幾何矗棟宇其中起屬旃厦之勸誦萃鴻寶之名儒日緝  
熙之典學嘗銳精乎四書既表章乎鹿洞宜敷錫乎枌榆皇穆穆以  
間納却紛靡而弗娛奮神毫而染翰纒河洛之龜圖偉四字之昭揭  
儼逢掖之所廬炳中天之赫曦昭萬古而莫渝開羣迷之曠曠正流

俗之奔趨紛來遊之雋茂明明德而具學審道體之無窮企模範乎  
先覺既內美之均具胡前修之獨卓志莘摯之所志樂顏巷之所樂  
辨義利之界限守經訓之郭郭以致知為入門究深造之安宅苟天  
爵之尊榮亦何羨乎人爵辭曰山峻嶒子慨先生之儀刑水湍駛子  
想先生之音聲考亭非遠此戶庭子維垣非貴此冠纓子欲明明德  
將孰程子味緒言而自淑亦先生之復生子

松江秋汎賦

宋葉清臣

澤國秋晴天高水平遙山晚碧別浦寒清循遊具區之野縱泛吳松  
之濡東瞰滄海西瞻洞庭槁葉微下斜陽半明樵風歸子自朝暮沙  
溜滿子誰送迎浩霜空子一色橫霽色子千名於是積潦未收長江  
無際澄瀾方傾扁舟獨詣社橘初黃汀葭餘翠鷺鷥朋飛別鵠孤唼  
聽漁棹之遞響聞牧笛之長吹既覽物以放懷亦思人而結歎若夫  
敵寇初平霸圖方盛均憂待濟同安則病魚貪餌而登鉤鹿走險而  
忘命一旦辭祿揚舲高泳功崇不居名存斯令達識先明孤風孰競  
又若金耀不融洛塵其蒙宗城寡杆王國爭雄拂衣客右振權江東  
拖翠綸子波上膾蟬翼子梓中儻即時之有適遑我後之為恫至如  
著書笠澤端居甫里兩槩汀洲片帆煙水夕醉酒壚朝盤魚市浮游

塵外之物嘯傲人間之世富詞客之多才劇騷人之清思緬三子之  
 芳徽諒隨時之有宜非才高見棄於榮路乃道大不容於禍機申屠  
 臨河而蹈壅伯夷登山而食薇皆有為而然爾豈得 而用之別有  
 執簡仙瀛持荷帝柱晨韜史氏之筆暮握使臣之斧登覽有澄清心之  
 臨遣動光華之賦荷從欲之流慈慰遠游之以懼摩提封之所履屬  
 方割此之憂將濬疏於匯川其拯濟乎矜疇轉白鶴之新渚據青龍  
 之上游濯埃垢於緇袂刮病膜乎昏眸左引任公之釣右援仲由之  
 桴思勤官而裕民迺善利之遠猷彼全身以遠害蓋孔臧於自謀解  
 鱗在俎真茶滿甌少迴俗士之駕亦未可為茲江之羞

鑿二江賦有序

宋 狄遵度

予始至蜀詢諸古之賢於蜀有功者以為無出文翁上者於是作石  
 室賦已而復聞有李侯者於蜀有大功焉二人者用力於民雖有勞  
 逸然參其功亦其等耳於是又為之賦鑿二江使蜀之民知蜀之所  
 以為蜀皆二公之力乎

嗚呼吾聞魚鳧氏以降秦太守之前蜀之為國知幾千萬年方二江  
 之害被茲土以禹之功不是施予嗟後來其奚言彼民之昏溺子無  
 乃得之於天不能遷土而改宅子其流漂亦誰寬勁崖挺以中亞子  
 激狂瀾而右旋橫鶩折走莫知其所之子吼穹谷而下穿蛟鼉魚鼈  
 呀以相濡子何允蠢而緣延噉膚吮血涕以咀嚼子咸飲腐而飽臙  
 荏蒲菱芡紛以相被子汗百頃之良田土不藝而民無所食子孰與

奏其艱鮮民之害固不可終極子歷百千萬世天乃授之以賢曰噫中國之無人遂使民至於此焉天之生斯民子故使之食飽而居安降巨蓄以漂之子天之意不然水之性固就下善利子決之則宣濬九州而距四海亦奚艱且九載之孜孜民不憚苦而訴煩蓋因利而為利子勞之在先不忍一動其力子乃至驚萬世而害弗捐胡不浚發其利源剗削其害根巨崖剖以罅裂子耒頽乾而陷坤怒石奮以交墜子吁電走而雷奔蕩重淵以傾覆子喪百怪之精魂雲轉霧溢盤薄蹙踏子注壑於其間寂寥散漫肆以長往子若氣散於坵渾決其餘以旁漑居其側數百頃皆膏腴之上珍民降丘而下宅子若蟻聚而蜂屯則幾年幾世之積害一日刷去子不啻捐芥而蕩塵嗚呼蜀之為國非地之中宜乎夷貊之雜處魚鼈之與同有李侯者至然後別類於水物有文翁者至然後同俗於華風然則今所棟宇而處衣冠而嬉皆二公之所翳若李侯者事固所莫得而繼彼文翁之教亦何憚而弗為嗚呼以禹之功至大至神括六合以橫被疇有存而勿論乎茲為害獨不得聞無乃力所不洎子抑亦遺其功於後人而今而後乃知民未得所欲事有所不利先世所未暇除去聖人所未及裁制苟有志於生民皆吾人之所事若曰茲事體大必聖人而後為則小子也不敢與知

石室賦

石室之幽古城之陬煙剝雨落苔萃蘚稠斷勁頑而植立攢衆磊而互鳩鼈首屹以孤挺虹氣攄而外浮謫築金之用侈陋銘之積偷傑立西土邈視千秋何愛人而思樹卒頽否之靡由室之經始請稽

其紀其人則遠其室甚適其室也莫維人之繫其繫維何維德之被  
其被維何撤華於裔弃民而夷嘗亦聞之易夷而民侯其偉而惟蜀  
之啓隄乎遠矣會牧野而微盧與同導嶠冢而標橈斯洎或斃力而  
或窮兵而伐其地東抗諸夏之喉右得秦原之臂地不為之  
限天不設其閉氣清肅而休晏物菴茂而被麗奈何椎髻之與雜卉  
服之與俱貪其地則地或為已有視其民則曰非吾徒已雖善忍彼  
亦何辜有大人者民之是圖視爾之鄙嗟予其吁曰吾不智將彼之  
愚教而有類聖其欺予解辮而冠削衽而裾疏之濬之使蕩其澹培  
之養之使豐其枯誘而利之麾督而趨園而規之不繫而拘乃乃  
詠以嬉以娛處乎其變決乎其舒始也夷貉之弗如今也鄒魯之靡  
殊始也自我子居居今也視我子姁姁孰我有德室其視諸室之莫  
子知 之德安以肆子室之堅子知公之德純以一子室之磊子知  
公之德傑以卓子室之魁子知公之德碩以鉅子德不可忘室不可  
隳隳其室則胡以見公之德泯其德則胡以示後之規孰治其業我  
將趨之孰締其跡我將經之故教無俗子不變俗靡教子弗移曰吾  
之智斯亦其宜曰彼之愚故甚之欺况乎位天下之正位居天下之  
廣居其所為民皆二帝三王之故俗其所治具皆二帝三王之成謨  
法不更造事不更謀曰是懵者奚足以教則斯室也其謂何乎

豐水賦

宋王孝友

豫章古號勾吳附庸自江北而徙建即南昌而分封漢錫以富晉命  
曰豐梁暫界撫隋復隸洪環因洄洄鎮山崇崇既燾社於爵列亦要  
銀於縣公起造物之休息產人傑之冲融經學齊緩衣風冠魯風仕  
宦情俗與古同操觚懷鉛莫脩形容粵自丹陽啓土長睨中夏命干  
將於吳產資越工於歐冶鑿大隗以出鋌誅風胡而定價發龍淵之  
新硎與太阿而更霸愕千仞之壁立浩萬折之傾寫驚屑越於兕甲  
指飛颺於駟駕火精潛閔於吉土晉旅斐縮而退舍武皇築宮以旌  
異章帝親題而賚下何靈物之鏗蹟淪古犴而不赦紫氣輪囷而貫  
斗寒芒剡奕而爭夜孔章雪鏑於久蟄壯武服之而驚侘始丙粲於  
北巖終耿光乎少華眷天寶之必復駭延平之儵化凜冲氣之攸在

非見驟而驚乍玩雙鐔之書贊豈取次而假借迺若池山濯秀芙蓉  
浴日真靈所栖厥惟始豐新郭是營永徽倂功章水徑其北曲江匯  
其東帶二水之交流襟三洲之長雄洪瀾舞蛟巨隄暝虹下千艘之  
粲白動樯牙之颭紅灌輸輻湊泉貨阜通若夫晚瀨無波夕景涵空  
聽煙外之鳴榔認鷗邊之短蓬髣髴笠澤依約吳松晞濠上之游儵  
亞洞庭之橘宮竦屐前聞後觀後躅威鳳巢其高岡鷲雖啐於幽谷  
窳棲神丹淵生金粟藥石鏤贊皇之賦寶室快涪翁之讀鼇扉之文  
如在騎省之頌可續詞工長善詩妙羣玉頻墨池以心敬軒孝泉而  
貌肅鄉標長樂里揭長安洲既鶩龍社亦歌鸞精行達孝而錫封壽  
春羈忠而列仙追憲表之清風誦少陵之大篇記河西之新幢哦出  
塞於左賢嗣銀莞之遺響證豐碑之瑤鐫或居鄉而化行或啓宇以  
旁延忠厚策勳於續教信誼成德於同年徇一節而尸祝壯九拜而  
極言偉三稱於卽宿赫再忤於師垣詩矜豪於痛飲賦誇雄於會躔  
續碑語於溪堂晤賞音於平川句折良史之奇學富尊經之篇或交  
臂於射鄉或冠倫於黌省伸讜議於鬻醴建遠圖於推茗欽孝著於  
宰木慕廉稱於安定燹妖像之眩俗斥叢祠之干正或乘車於五齡  
或用鉞於百乘裁效牽之絡繹予蠲除之佻倖外夙著於模楷內兼  
優於文行扁華椽於補史勗師說於西岡詠春還之清詩諷金影之  
名章議論欲超於岷岷種藝或規乎壽張墮謫仙於樊棧精象教於  
草堂書哀至孝之通神卒感仁言而弗忘睇黃墟之高標想西陂之  
逸韻賦嚴瀨而軒渠誦 灘而奮迅慨玉樓之感歌弔竹坡之形骸  
揭誠齋之墓表哦水心之篇詠宜蠻夷覲德以心化滢瀨收波而神

聽或遵養於宗府或厭直於儀曹指退軒之奎文問竹坡之詩豪或  
庶問於兩駮或通夢於三刀莫不富水其清侯峰其高位不滿才榮  
未副褒或默或言各惟所遭道有升降一人之本薰然慈仁告新令  
尹雷裴顯晉張柳稱唐亦有朱馮可以搜揚詩稱水部律進奉常或  
振廩以同食或鞭石而固防盱南稱陳臨汝表江返宿習以改紀樂  
半環而祀王贊府景伯專媿有唐非無印曹上坡位揚亦有少僊宋  
劉相望宛其風流膏沐曙光巍巍寓公赫赫明府於粲大興發敷溥  
詡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洞庭賦

宋夏侯嘉正

楚之南有水曰洞庭環帶五郡淼不知其幾百里臣乙酉夏使岳陽  
抵湖上思作賦明目披襟而觀之則翼然動足然跂慄然駭愕然眙  
恍若駕春雪而軼霓浩若浮汗漫而朝躋退若據泰山之安進若履  
千仞之危惜若無識智若通微跛若不倚蹠若將馳耳不及掩目不  
暇逃情悻心嬉二三日而後神始宅氣始正若此不敢以賦為事者  
二年然春春不已一日登崇丘望大澤有雲萃然興歎予止興止未  
霽忽若有遇由是漬陽輝沐芳澤覩一異人於巖之際霞為裾雲為  
袂冰膚雪肌金珙玉佩浮丘羨門斯實其對因言曰若非好辭者也  
臣曰然然則若智有所不通識有所不窮用不通不窮而循乎無端  
之紀若得無殆乎臣又曰然然至極則物應思精則道來嘉若之勤

無譁無談吾為若稱云太極之生日地曰天中含五精五精之用而水居一焉水之疏通則為江子遠則為河積則為瀦子總則為湖若今所謂洞庭者傑立而孤廓然如無區其大無徒含陽字陰元神之都曖曖昧昧百川不敢逾有若神者有若賓者有若僕者有若子者有若附庸者有若娣姒者有若禹會塗山武巡牧野千出百會咸處麾下每六合澄清中流迴睨莽莽蒼蒼纖霽不翳太陽望舒出沒其間萬頃咸沸彊而名之為巨澤為長川為水府為太淵縱之不踰跼之不卑乍若賢人以重自持誘之不前犯之愈堅又若良將以謀乎邊澎澎漚漚浩爾一致又若太始未有仁義沖沖漠漠二氣交錯又若混沌凝然未鑿此乃方輿之心胸溟海之郭廓也三代之前其氣濩落浩浩滔天與物迴薄減木襄陵無際無廓上帝降鑒巨人斯作乃命玄夷授禹之機隧山堙谷滌源暢微然後若金在鎔若木在工流精成器夫何不通是澤之設允執厥中既異其性遂得其正有升有降有動有靜臣應之曰升降動靜可得聞乎神曰水之性非圓非方非柔非剛非直非曲非玄非黃畫象為坎本乎義 外婉而固內健而彰降以姤始升以復張其靜處陰其動隨陽六府之甲萬化之綱式觀是澤乃知天常若乃四序之變九夏收處烘然而炎沸然而熒羣物鴻洞爍為隆暑澤之作頎然其容若去若住若茹若吐靈趨怪覲杳不可覩蒸之為雲散之為雨倏忽萬象如還太古真可嘉也若乃秋之為神素氣清泚肅肅脩脩羣籟四起澤之動黝然其姿若挺若倚若行若止巽宮離離為之騰風蒼梧崇崇為之貢雲四顧一色黯然氤氳其聲瀾瀾若商非商若徵非徵東溟海門一浪五千里

又足畏也言其狀則石然而骨岸然而華氣然而榮降然而脈有山而心有洞而腹有玉而體有珠而目穹鼻孤島呀口萬谷臂帶三吳足跬荆巫或企然而望或翼然如趨彭蠡震澤詎可云乎臣又問曰澤之態已聞命矣水之族將如何居神曰大道變易或文或質沉潛自遂其類非一或被甲而遭或曳裾而仵或秃而跋或角而蜿或吞而呀或喙而牙或心以之懈或修以之暇或修臂而立或橫鶩而疾或髮於首或髯於肘或儼而莊或毅而黝彪彪玢玢若太虛之含萬彙各備其生而合乎羣者也臣又問曰若水之資其品何如也神曰清矣靜矣麗矣至矣邈難知矣肇於古古有所未達形於今今有所未察非非夷合其心於自然然後上天入地把三根六况水居陸處夫何不燭彼鯁鯉之賢轡龍之仙乃吾之肩也其餘海若天吳陽侯神脊齶齶而遊曾不我儔臣又問曰易稱王公設險是澤之險可以為固而代興衰其義安取神曰天道以順不以逆地道以謙不以盈故治理之世建仁為旌聚心為誠而弧不暇弦矛不暇鋒四海以之而大同何必恃險阻何必據要衝若得百二而帝齊得十二而王其山為金其水為湯守之不義歟然而亡水不在大恃之者敗水不在微怙之者危若漢疲於昆明桀困於酒池亦其類也故黃帝張樂而興三苗棄義而傾則知洞庭之波以仁不以亂以道不以賤惟賢者觀之而後得也於是盤旋徙倚凝精流視罄以辭對倏然而

晦

珠湖賦有序

宋崔公度

高郵西北有湖名甕社近歲夜見大珠其光燭天嘗問諸漁皆言或遇於他湖中有竊謀之者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賦曰

萬物之精上為列星其在下者因物而成形故在天下之偉寶不妄其所託託物之主實內鍾乎神靈吾嘗臨東海旅南溟汎江淮之湯湯濟岳陽之洞庭觀其溶液衍裕蓋天地之委藏祕怪怳忽蛟蚪嶸嶸豈世人之敢指名哉若乃雲夢震澤浮梁合浦獸潛宮亭神見牛渚直湘沅以南浮懷涇渭而北顧導東而成滄浪激西而為濫瀕延平誕竒漢臯殊遇率傳載之雜出為異物之所處或設限於服或效琛於王府鑠高郵之經治裂揚州之故部有湖隸旁將三十所大或萬頃小亦千畝迤邐聯絡參錯子駢布由卑以自處傾十數州

之羨沃窮山大野豁谷原藪晝夜走險越千里而來赴者蓋不知其  
幾千百處壓東西之淡漫勢膠瀉而無涯魚則鯉鯉鱖鱣鯪鱠鱔鮪  
鳥則鵝鵠鳧鷖鴉鷓鴣鴛鴦若煙海會如泥沙蟲螺蟹若蝦蛤卉菱  
芡而荷華水不教舟陸無算車灌漑乎 田漕引乎國家夾堞長波  
程水壅之固護飭官命屬厥功利之紛拏迨夫地脈泉源孰為要濶  
潛合陰附應淮海之洽研微風翻瀾矧其甚邪其或駭怒決溢隄防  
之所不加決溝千里農民播溺宛轉流離而不相救又况其廬舍之  
與桑麻噫是亦涉者之龐觀矣瑰祥恢怪庶幾乎託焉間乃省貢書  
考圖編所陳者特盤餐之微固不聞有把握之貴為當世之所傳發  
詠乎川珍翱翔乎水邊爰有蘆人渙子相語而來前曰先生之念者  
貨也若夫川澤之精理則不然不寶於人獨寶於天今此有夜光之  
珠產於深淵我意其神先生辨旃其始也天和景晴湖波夜平煙冉  
冉以四收萬籟息而無聲則是珠也凜氣將之若海月之升含彩吐  
耀周隅皆明呀紺石而為宮被綠苔以垂纓挹奔星之光芒吸沆瀣  
之精英木散影子扶疎草露實子紅青林鳥驚而移枝羣犬愕而爭  
鳴於是印人徐呼上流俱起撫鴻量以先趨領習苟之已試連徽擬  
义灑網扶柁嗟雖鑿其眉睫疑未曉其機器方詭智之漸張果造形  
而已逝而况伏見靡時歛彼修此與蛟龍之為朋會風雨而作衛彼  
能三足而在蘊鼈九肋而充饋漢鮪之青骨鄭菴羹之異味勅牛悅  
悅水而黃奪澤馬翫繩而足躡犀狎獨而解角翠因媒而折翅江使  
被執於行役巨魚為腊於貪餌文貝瑇瑁出禍其腸腹金華玉英坐  
窮於淘漚蠟蜃胎寒熠燿自喜狀絕意於遐引適足殺其軀而已矣

是故號數選者我固謂之貨也能不為珠之笑邪子曰嗚呼噫嘻信乎言也既明且哲則大雅君子者邪不常所居擇利害而去就者邪用以晦明知在己者邪色斯舉矣學孔子之徒者邪薄泥塗而不辱不耻下賤者邪川不涸岸不枯有德鄉里者邪久之不聞其遯世者邪既而復曰嗚呼噫嘻照魏王之乘耶燭隨侯之室邪謂上幣邪飾冠冕而佩邪客有聞者亦瞿然而興曰嗚呼噫嘻吾聞諸石室之書云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然則得之者或非其心獨王者之心邪

新城賦有序

宋周紫芝

建炎元年五月朔今天子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即寶位於南都尚書右丞呂公奉隆祐皇后旨持國璽歸行在所上嘉其忠拜公以丞轄之命三年秋八月公移病得請為宣城守時朝廷方專任老成惠安黎庶而於江左為要郡飭有司賜中都錢五萬緡俾繕築故壘悉起而新之公至鎮三月既因舊址分命其僚鳩工飭材以振頽靡曾不淹歲告成於朝雉堞樓櫓聳然環峙長河深塹縈帶乎四維民賴以安焉紫芝實與此邦之士均被惠澤以保厥攸居不能自默乃為之賦以獻辭曰

皇受命之無疆予撫列聖之重熙植本支以為城子守中國於四夷成威強於道德予柔遠人而懷來雖外戶其弗閉予詎正畫而穴坏

陵詭垣其寢弛子悵孤墉之日頽慨謀臣之鑿空子結竒禍於邊陲  
盜蜂起於中夏子焜樵蘓之沸糜纂嗣聖之丕圖子脩虎嘯而龍飛  
登故老於海濱子勤懇惻於疇咨春大江之橫鶩子紀南國而東維  
瞻霓旌而皇幸子阻石頭之峻巖倚茲土以為輔子實警蹕之是毗  
爰屬公以往城子即舊址以增治奉天語之丁寧子旋縮版以暨茨  
驚萬杵之雷動子屹百雉其屢屨初浮纍以陜陝子趣伐礮而旣疲  
聳丹樓之如霞子麗朝日於罟罟繫二水其如帶子湛汪灣而渺瀰  
具藺石而布渠子亦虎落之旁施役不再籍子耕不解縻民不告病  
子負鍤以遨嬉忽寇賊之凌暴子蔽橫江之旌旗剽旁邑而不入子  
無匹馬之敢馳豈精神之下格子匪木石其奚疑追回天之讜議子  
信大廈之復支歛余波以小溢子在此一方之羣黎公時與賓客而  
周覽子淚雨下而交頤念北狩之旣遠子渺泛駕其何之客起舞而  
壽公子願效節於守陴公亦友松喬而不得子反雲旆乎霄涯屏四  
方其安堵子豈陋壤之足為儼余冠以從公子聊望遠而徘徊

龍尾硯賦有序

宋釋覺範

予所蓄龍尾硯比他硯最賢龔德莊從予乞曰此石宜宿玉堂豈公所當有邪既以與之又戲為之賦云

柳子嘗有言曰硯之美者惟青石最賢而絳石次焉自絳青而下蓋亦不數而世亦無傳何温然之子石出高要之晴川方其始造也祠中牢以巧祐犯驚湍之洄漩探萬仞之崖腹取勁石之堅圓裹碧草以徑出割紫雲之明鮮縈金縷於廊岸張睢目於坳淵於是房以玉室而縹以錦衣名以虛中而以居默字之適風櫺之春晝偶莫逆於書幃管城子方蒙茸而落帽燕客 我我之豐頤愛知白之盡展其底蘊而看君答煙霞之譚詞察古今於立頃而觀者若未始與聞而有知以其有是之德故君子見錄而不遺也蓋嘗胃細而出鯉昭以

佳瑞而生之涸於順山而鶴致浴於越池而水緇姿端重而有墨侯  
之封腰微坳而作即官之狀逸于闕青鐵之羣秀蟾蜍玉器之上又  
嘗汚廬攜之怒裾印太真之醉掌泮紫金於藥鼎鏘清聲於書幌迨  
其棄而弗用也猶責餘骸於弟子瘞朽骨於草莽而狂生乃以鐵竊  
其名而市工仍以瓦肖其像由此硯之難致故紛謬偽之欺誑也顧  
予此硯之清堅出於歛溪之瀄水乃陋南荒之穢肝而竊自比於龍  
尾勻數寸之秋光温一片之和氣疑初得於魯祠何樸美之如此從  
予遊亦有年愛其忍垢之類已嗟所值之不遭紛白眼之相 獨一  
龔之可人輒傾蓋而見喜將提攜而去歸置玉堂之斐几穩享奮而  
逃窮脫怒罵之焚毀終未免腹洞於暮年而猶勝支牀於壯歲子行  
勉矣予將觀子與管城輩耕於無所不知之鄉而銓豐年之義理也

宣防宮賦

宋劉跂

元封天子既乾封臨決河沉璧及馬慷慨悲歌河塞作宣防之官燕  
其羣臣乃稱曰墮林竹子捷石菑宣防塞予萬福來顧盱意得詔問  
東方大夫樂乎朔進而跽曰君王佩乾符安坤靈封岱岳禪云亭雷  
行焱馳一蹕四海力餘氣盈爰覽德水至於人靡遺智天不愛祉石  
城金墉屹立亭峙則又經廣論度棟宇裴回領略心解目覩八隅九  
維千門萬戶沈嚴神麗泰帝之府於是植翠華喧靈囂觴川流浩長  
歌神哉沛君心和患去喜至無所復加可謂樂矣然臣觀之未可謂  
無憂也天子愕眙不怡少馬顧曰亦有說乎朔再拜曰主臣蓋聞大  
川之源發乎崑崙之神墟出陽紆與陵門道積石而沉游包渾淪與  
俱逝羗疊疊其徂征千里一曲萬里九折盤礴 混呼洽沕瀟蕩然

長波激為迅湍莽不知其幾何遂異派而同瀾已而畧廣武循大佐  
韓沛轆洛積為委輸漢沸出乎地上况莫際其焉如粵若神禹繼道  
作德範圍天儀聯絡地脉疏排淡漫鑄鑿窄 平野其執人有安宅  
化鱗介為冠冕盖千有八百國臣曾問遺黎遵海隅縣平成之徒駭  
下東光之胡蘇淵然覆黼脩若馬頰如鬲及盤以簡以潔太史分流  
參匯衆折然後安翔徐回脉脉並醴紆餘竹漾絲眇逶遲虬潜蛟伏  
波不得與視榮光與休氣茂玉檢而金繩煥乎三日而五色何必千  
歲而一清若夫羣雄逐子位隔并山川圍子氣弗宣託洶湧以為貨  
子阻屢屨以自藩崇墉連蜷矗以相售子巨浸澆滄泊乎宛延立漶  
害之亭謹白馬之津雉堞瞰其東區脫臨其西又東北留其行又西  
北擊其歸垂天之翼橫海之鱗亟墮膠葛曾不得槍榆枋而泛蹄泔  
矧旬勃鬱靡所容怒霆擊電掣歟已脫兎益以桃華之流駛乎竹箭  
之馭彌滿頽洞千里四顧乃始伐薪石程畚鍤汰雞距之防橫鏃牙  
之木上下連環旁側伏闕竹落千緡夾搜而下爰乎喘牛蹶若蹊馬  
糗糧齊山徒庸成林商羊鼓舞澤門謳吟析骸樵蘇慘於長平之禍  
累塊珠玉埒乎水衡之藏諒人謀之或違將度數之適逢今夫呼吸  
潮汐關竅丘源洲潭浮空漚洄旁穿井乍甘而撤舍麥未槁而培根  
何靈龜之下伏寓三峰乎層巔表泰紫之嶢峣陋靈光之巋然長封  
為扃土鍵石 守如峭函葉萬不拔然而燕雀賀而人弔枝葉茂而  
本揆財之力屈河且再塞君王方且駐屬車以流觀啓離宮而落成  
却四載之乘勞負薪之臣舉烽賦酒飛輪奉牲載長慮於一笑起駕  
望而憑陵神閑意定澹然無營語未既天子數顧尚席推几欲興臣

朔遂巡却立不謝而退其後館陶之後竟如東方大夫言

思子臺賦

有序

蘇過

予先君官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為人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皆亡之予少時常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胸懷髣髴也

客有自蜀遊梁徠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予訪秦漢之遺宮得巋然之頽基予並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悼戾園之憫凶聞父老之哀歎予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悃吁大臺之讒頰予實咀毒而銜鋒敗趙國於俛仰予又將覆劉氏之宗閭漢武之多忌予謂左右之皆

戎殺陽石而未厭子又瘞禍於宮中忸君王之好殺子視人命猶昆  
蟲死者幾何人子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傳之淺謀子不忍忿忿而  
殺克上曾不鑒子之無聊子實有豕心負此名而欲亡子天下其孰  
吾容苟寔死於泉鳩子莫稍久而自理遺大患於倉猝子懷孤憤於  
永已念君老而孰圖子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子懷愛君之  
眷眷犯雷霆之方怒子消積禍於一言既沉寃之無告子戮讒人其  
已晚幸魯孫之無恙子或慰夫九原雖築臺其何救子固知己矣之  
不諫魂斃斃乎其歸來子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  
蘓眇斯高之羸豕子視其君猶乳虎曾續息之未定子乃敢探其穴  
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婦晨雌彊王定制惟愍懷之遭離  
子實追蹤於漢戾顧屏后之何知子亦號呼於既逝寫餘哀於江陵  
子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以望思子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弔  
而不可哂子亦各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子係九戎而鞭百蠻笑堯  
禹而陋湯武子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微子狐鬼生於左  
臂如嬰兒之未 子易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子與武乾其  
何異既上配於秦皇子又不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狂聖之本同而  
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後  
之視子方漢武之盛也肯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况於金墉之獨夫  
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暱姦而敗國吾築臺以寄  
哀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為明王之龜策自  
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  
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與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據 悲歌慷慨

泣涕躑躅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王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天道好還以德為符惟孟德之鷙忍子亦嗜殺以為娛彼楊公之愛修子豈減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子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舐犢於晚歲予又何怨於老隲吾將以嗜殺為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蠹書魚賦

宋曾幼度

嗟嗟曾子貧哉其家子富哉其書粵者走帝鄉而干祿子爰與書其作疎棄而去去而歸子匝半期其有餘一日發笈出書子手欲披而莫扶糊借楮寢腐子陰濕子茁菰楮借絳兩不相屬子字畫子與俱詰其蠹吾書者誰子有物焉曰魚呼魚而前子訊問其辜曰鬼乎汝之貌眇乎汝之軀爪牙子匪豹匪羆角觜子匪鸞匪鼠胡為乎敢爾齧吾之楮啗吾之糊寢而蠹賊吾孔孟之遺訓堯舜之典謨按三尺與九章子擢髮不足數汝之罪顧汝藁然之形子蓋不勝誅余將淬劔以戮汝汝其何辭以對余若有辭耶則開汝以自新之途否則決不貸汝之命於須臾魚也哀而乞憐曰公且息一時之怒待吾盡其情以想倘其自飾以游詞然後薦吾於刀鋸初吾之營營子非為口

腹之故蓋聞仁義之勝乎膏粱子可以供吾之啜哺故潛身入乎其間子欲求其饜飲奈何哉其口不識味子翻為書之蠹雖然吾獨小蠹爾不幸為公擒尚有大蠹焉公胡不之慮曾子驚曰今安在哉吾其往捕曰其來也代久歲深其衆也雲屯蟻聚粵自孔牆失護厥徒橫鶩瀰茫其正路出入其異戶成穴吾春秋子斷斷乎公穀之據穿窬吾風雅子拘拘乎毛鄭之序書子膠於秦誓易子桔於象教又其甚者韓非師老剝天下之肌膚李斯事荀壞先王之法度信夫千里之差初者起於跬步不然胡不見墨子悲絲莫知所措楊朱泣岐徬徨四顧原二子之初心豈欲無父無君也耶由是觀之蠹公之書彼蓋其尤者也公不耨而去而獨歸咎於我何歟縱云在我蓋出於誤於法子當誅於情子可恕曾子聞而驚曰吁汝之不幸至此哉宜其為人之憎惡安得聖人子出而鍼其受病之處昔者嘗聞原壤之弊也必至於為晉為梁故孔子為之拔其根之固師商之弊也必至於為楊為墨故孔子為之開其所未諭嗟汝蠹書魚子惜乎不孔子之遇顧我雖非孔子子焉忍坐視其僵仆爾蠹書魚來吾語汝道學有捷法聖門有真趣軻也豈盡信夫書參乎惟一唯之悟繼今而往爾能糟粕之捐子醇全之茹則不唯前非之可贖子自得之學云庶不然豈獨為人之憎惡而已哉甚則又重遭其擊也魚謝而退曾子歸而歎曰悲哉魚之蠹書也不過乎文之殘人之為魚也併與其道之斃吾為之懼故為之賦



皆能於我遇亦或卿而或烹起援筆以三叫馳蛇蚓以縱橫吾何與  
大夫之迷疾蓋以慰此王之不平也

壬申歲南郊大禮慶成賦

宋程秘

皇帝御寓十有九載與今為再見於上帝惟王者父天母地尊祖配  
天顧已疏於三歲矧克修於十年我藝祖之膺圖秉籙也道冒六合  
功該八埏儒臣夙咨合饗載嚴破前王之陋揭來世之先前期裸鬯  
至日潔蠲於穆太宗重華比隆歲元叶吉二祖並崇列聖揚休是則  
是共感生配祀火正奉祠興國顯太一之祐咸平昭五帝之宜熠燿  
皇文森羅帝儀炎祚中興熙事孔明偉上聖之繼照顯睿德之升聞  
中更孽臣胡然弄兵機槍搖空戈鋌滿地宮而不郊禮廢以墜倬彼  
元臣運膺泰亨天子善任英明不疑和氣充塞抃蹈布野年穀豐衍  
災沴消伏日月燭乎幽衢雷雨灑乎寃菑爾元老子以蒲為輪爾雋  
髦子復招以旌板偏裨子人自期於衛霍之列秉圭符子家不遜於

龔黃之名日月功子課中才之士拘攣脫子待非常之英鬱然龍翔  
油然霧蒸用能包藏之姦天發其橐干紀之夫神趣其縛豈曰無幣  
子今泉流豈曰無粟子今紅稠稱鈞衡子物不頗解琴瑟子聲惟和  
天子曰嘻爾相之力元臣拜手我后之德天子不居薦之上帝乃稽  
玉曆乃練上日歲祀之申日至之辰先成乎民乃及乎神奉牲以進  
博大以碩奉粢以登有芬其苾祝無愧詞天其饗必時也絳闕天低  
官壺漏遲六龍雷動千官影隨原廟先謁圓丘載祇奠奉雲陽之璧  
瑞陳宗伯之珪露凝冰盞雲飛寶彝虞豆夏簋壘酒象醜肅肅乎觚  
壇之靜洋洋乎英莖之遺龍童子袞輝玉米子旒垂天容子雍愉天  
步子委蛇臣工巍峩環珮參差玉麟金猊燔燎煙霏神光若交對越  
靡違永言配命流慶丕基禮成樂諸人神以熙宗卿奏畢殿監授衣  
已乃輅車繁纓龍旗日昇清蹕警嶽周廬撤星登龍翳芝蛟蟠螭騰  
鸞駉豹尾黃鉞金鉦月卿按節九軌塵清乃御端門乃宣巽澤陰山  
瀚海杳無垠域頌聲滂洋流祉融液此人之和也六花先紛前星澄  
彩寒氣霽嚴晴光散靄數點灑空適當肆沛此天之和也天人並和  
曆數無疆天子萬壽元臣作朋靈監觀下方外慰寧答天洪休宣烈  
斯人並彊不急吾相吾君丕休哉唐虞鳴和明良載歌惟唐有臣亦  
賦南郊矧我朝文學成林鋪烈揚芬寧遜昔人望雲章之玉冊想翠  
鸞之芳塵是用作歌憲世千億宣之樂章刻之金石

讀易賦

宋高似孫

嗟古人之不余欺子吐微言以昭宣苞萬微以自圖子肯造端於坤  
乾杳兩氣之吸噀子邀元化以齊甄產六子以該輔子諸初畫以俱  
旋人以事而鼓桴子物以數而珣鑄昧因窺其橐籥子智或殫其眇  
綿嗚呼文與孔孰固命子肯自放於踣顛迄以道而著龜子特探幾  
於義先老世故之轆轉子信吾辰之迤邐泯無悶之可汰子假義翁  
以俱傳西伯不知其所以子尼父亦莫知其攸然任吉凶之盪摩子  
付吝悔之爭挺覽天人以自索子坦日用於平平吁嗟乎九歌其誰  
作子太圖絜而娟娟旣以身為心累子猶輸情於蘭荃又豈知薇有  
可采子匪伯夷之隘焉抑不如歸去來子樂夫天命以自研余亦消  
息盈虛子有余師者聖賢索遺文以退儆子三加省而逾堅審文象

以耽玩子粲日星而陳前教固非可偏揲子理亦非可以獨筌嗚呼  
天生命有命予余有命其在天妙矣夫知之精之者在玄之而又玄  
尚有得於古人予幸加我以教年誓將老於斯經予其毋忘乎三折  
編

拙賦

宋周惇頤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  
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懷歸賦

宋沈括

歸休吁嗟生亦勞予歲常九行而一息四方已莫不異予欲終往而  
安即披荆榛以孤鶩涉大塗之梗塞投屏顏以全入孰為晏眠而朝  
食馨歎一出而百折予况千里之縣邈高浪鱗卷而電劃予近不保  
乎咫尺嗟乎子乘此而安之予託扶搖以寸翮吾一念子之往予意  
久兀碑而屹栗彼夫人之聖哲寧有欲乎顛踣摩冥冥之無窮抽萬  
世之潛默雖皎中而自信亦終壞坎而莫覲來之不可與謀予果去  
亦庸何傷既振轡而大驅予盍倡佯其所適期無羨於古人予苟亦  
亦善吾之令德終曠蕩之可驟予信幽履之不惑

遂初堂賦

宋張栻

皇降衷于下民子粵惟其常猗歟穆而難名予維生之良禽衆美而具存予不顯其光彼孩提而知愛親子豈外

繫中藏年燁燁而寢

長予紛事物之交相非元聖之生知予懼日遠而日忘緣氣稟之所偏予橫流始夫濫觴感以動子不止乃厥初之或

旣志帥之莫御

氣決驟以翱翔六情放而曷禦百骸弛而莫強自青陽而逆旅暨黃髮以茫茫儻矍然於中道盍反求於厥初厥初伊何夫豈遠歟彼匍匐以向井我惻隱之奉如驗端倪之所發識大體之權輿如寐而聽如迷而途知睨視之匪遐乃本心之不渝嗚呼予旣知其然子子惟以遂之若火始然而泉始達子惟不息以終之予視子母流予聽子子母從予言子母易予動子以躬惟日反子于理茲日新子不窮逮

克實而輝光信天資而本同極有神而過化亘萬古而常通嗚呼此  
義文之所謂復而顏氏之所謂為萬世道學之宗歟

續杞菊賦

張子為江陵之數月時方中春草木敷榮經行郡圃意有所欣非花  
柳之是問春杞菊之青青爰命采掇付之庖人汲清泉以細烹屏五  
味而不親甘脆可口蔚其芳馨蓋日為之加飯而他物幾不足以前  
陳飯已捫腹得意謳吟客有問者曰異哉先生之嗜此也昔蘇公之  
在膠西值黨禁之方興歎齋厨之蕭條乃覽乎草木之英今先生當  
無事之時据方伯之位校吏奔走願指如意廣厦延賓毬場享士清  
酒百壺鼎臠俎載宰夫奏刀各獻其技顧何求而弗獲雖醉飽其何  
忌而乃樂從夫野人之餐豈亦下取乎葑菲不然得無近於矯激有

同於脫粟布被者乎張子應之曰天壤之間孰為正味厚或腊毒淡  
乃其至猩唇豹胎徒取詭異山鮮海錯紛糾莫計苟滋味之或偏在  
六府而成養極口腹之所欲初何出於一美惟杞與菊中和所萃微  
勁不苦滑甘靡滯非若他蔬善嘔走水既瞭目而安神復沃煩而滌  
穢驗南陽於西河又頽齡之可制此其為功曷可殫記况於膏粱之  
習貧賤則廢雋永之求不得則恚茲隨寓之必有雖約居而足恃殆  
將與之終身又可貽夫同志子獨不見吾納湖之陰乎雪銷壤肥其  
茸葳蕤與子娑娑薄言掇之石銚瓦盎啜汁咀莖高論唐虞詠歌書  
詩嗟乎微斯物孰同先生之歸於是相屬而歌殆日晏以忘飢

豐城劍賦 題豐城縣作

宋陸游

在晉大康觀象者曰夕有異氣見于斗牛之躔時方伐吳或曰吳未  
可平彼方得天獨張華之博識排是說之不然迨孫皓之嚙壁氣益  
著而不騫于是雷煥附華之說曰是寶劍之精維太阿與龍泉卒之  
斷獲于豐城之獄變化于延平之川世皆以為是矣千載之後有陸  
子者喟其永歎夫占天知人本以考驗治忽卜運祚之促延彼區區  
之二劍曾何與于上佐若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之南遷有識已悲  
宗廟之丘墟與河洛之腥羶矣華不此之是懼方飾智而怙權嗚虜  
負重名位大吏俛仰羣枉之間甌敗不可以旋踵而顧自謂優游以  
以窮年夫九鼎不能保東周之存則二劍豈能救西晉之顛乎向使  
華開大公進衆賢徙南風于長門投賈謚于羽淵則身名可以俱泰

家國可以兩全彼三尺者尚何足捐乎煥輩非所責予將酹卮酒賦  
此以弔吾茂先也



